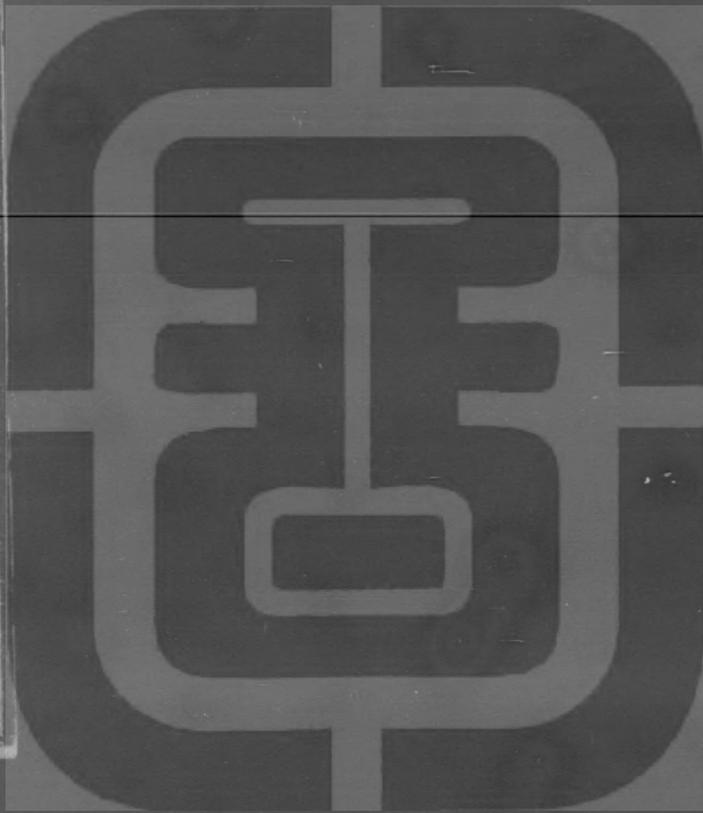


唐書



陳三季曹劉列傳第一百六

唐書一百八十一

宋 祁 奉 敕 撰

陳夷行字周道其先江左諸陳也世客潁川由進士第擢累起居郎史館脩撰以勞遷司封員外郎凡再歲以吏部郎中爲翰林學士莊恪太子在東宮夷行兼侍讀五日一謁爲太子講說數遷至工部侍郎開成二年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而楊嗣復李珣相次輔政夷行介特雅不與令每議論天子前往往語相侵短夷行不能堪引疾求去文宗遣使者慰勞起之會以王彥威爲忠武節度使史孝章領邠寧議皆出嗣復及夷行對延英帝問除二鎮當否

對曰苟自聖擇無不當者嗣復曰若用人盡出上意而當固善如小不稱下安得嘿然夷行曰比姦臣數干權願陛下無倒持大阿以鑄授人嗣復曰古者任則不疑齊桓公器管仲於讎虜豈有倒持慮耶帝以其面相觸頗不悅仙韶虜工尉遲璋授王府率右拾遺竇洵直當衙論奏鄭覃嗣復嫌以細故謂洵直近名夷行曰諫官當衙正須論宰相得失彼賤工安足言者然亦不可置不用帝即徙璋光州長史以百縑賜洵直進門下侍郎帝嘗怪天寶政事不善問姚元崇宋璟于時在否李珣曰姚亡而宋罷珣因推言玄宗自謂未嘗殺一不辜而任李林甫種夷數十族不

亦惑乎夷行曰陛下今亦宜戒以權屬人嗣復曰夷行生言太宗易暴亂爲仁義用房玄齡十有六年任魏徵十有五年未嘗失道人主用忠良久益治用邪佞一日多矣時用郭遠爲坊州刺史右拾遺宋祁論不可遠果坐贓敗帝欲賞祁夷行曰諫官論事是其職若一事善輒進官恐後不免有私夷行蓋專詆嗣復又素善覃陰助其力以排折朋黨是時雖天子亦惡其太過恩禮遂衰罷爲吏部尚書尋拜華州刺史武宗卽位召爲御史大夫俄還門下侍郎平章事進位尚書左僕射夷行與崔珙俱拜乃奏僕射始視事受四品官拜無著今皆左右丞吏部侍郎御史中丞

皆爲僕射拜階下謂之隔品致敬準禮皇太子見上臺羣官羣官先拜而後荅以無二上也僕射與四品官並列朝廷不容獨優前日鄭餘慶著僕射上儀謂隔品官無元禮時竇易直任御史中丞議不可及易直自爲僕射乃忘前議當時鄙厭之臣等不願以失禮速誚於時且開元元年以左右僕射爲左右丞相位次三公三公上日荅拜而僕射受之非是望敕所司約三公上儀著定令詔可始累朝紛議不決至夷行遂定以足疾乞身罷爲太子太保以檢校司空爲河中節度使卒

李紳字公垂中書令敬玄曾孫世宦南方客潤州紳六歲

而孤哀等成人母盧躬受之學爲人短小精悍於詩最有名時號短李蘇州刺史韋夏卿數稱之葬母有烏銜芝墜輶車元和初擢進士第補國子助教不樂輒去客金陵李錡愛其才辟掌書記錡寔不法賓客莫敢言紳數諫不入欲去不許會使者召錡稱疾留後王澹爲具行錡怒陰教士鬻食之卽脅使者爲衆奏天子幸得留錡召紳作疏坐錡前紳陽怖栗至不能爲字下筆輒塗去盡數紙錡怒罵曰何敢爾不憚死邪對曰生未嘗見金革今得死爲幸卽注以刃令易紙復然或言許縱能軍中書紳不足用召縱至操書如所欲卽囚紳獄中錡誅乃免或欲以聞謝曰本

激于義非市名也乃止久之從辟山南觀察府穆宗召爲  
右拾遺翰林學士與李德裕元稹同時號三俊累擢中書  
舍人稹爲宰相而李逢吉教人告干方事稹遂罷欲引牛  
僧孺懼紳等在禁近沮解乃授德裕浙西觀察使僧孺輔  
政以紳爲御史中丞顧其氣剛卞易疵累而韓愈勁直乃  
以愈爲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免臺參以激紳紳愈果不相  
下更持臺府故事論詰往反詆訐紛然繇是皆罷之以紳  
爲江西觀察使帝素厚遇紳遣使者就第勞賜以爲樂外  
遷紳泣言爲逢吉中傷八謝又自陳所以然帝悟改戶部  
侍郎逢吉終欲陷之紳族子虞有文學名隱居華陽自言

不願仕時來省紳雅與栢耆程昔範善及耆爲拾遺虞以  
書求薦紳惡其無立操痛誚之虞失望後至京師悉暴紳  
所言於逢吉逢吉滋怒乃用張又新李續等計擢虞昔範  
與劉栖楚皆爲拾遺以伺紳隙內結中人王守澄自助會  
敬宗立逢吉知紳失勢可乘使守澄從容奏言先帝始議  
立太子杜元穎李紳勸立深王獨宰相逢吉請立陛下而  
李續李虞助之逢吉乘間言紳嘗不利於陛下請逐之帝  
初卽位不能辨乃貶紳爲端州司馬栖楚等怒得善地皆  
切齒詔下百官賀逢吉唯右拾遺吳思不往逢吉斥思令  
告大行喪於吐蕃此時無人敢言者惟韋處厚屢言紳枉

折逢吉之姦後天子於禁中得先帝手緘書一笥發之見  
裴度元穎紳三疏請立帝爲嗣始大感悟悉焚逢吉黨所  
上謗書始紳南逐歷封康間湍瀨險澁惟乘漲流乃濟康  
州有媼龍祠舊傳能致雲雨紳以書禱俄而大漲寶曆赦  
令不言左降官與量移處厚執爭詔爲追定得徙江州長  
史遷滁壽二州刺史霍山多虎擷茶者病之治機穽發民  
跡射不能止紳至盡去之虎不爲暴以太子賓客分司東  
都大和中李德裕當國擢紳浙東觀察使李宗閔方得君  
復以太子賓客分司開成初鄭覃以紳爲河南尹河南多  
惡少或危帽散衣擊太毬尸官道車馬不敢前紳治剛嚴

皆望風遁去遷宣武節度使大旱蝗不入境武宗卽位徙  
淮南召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尚書右僕射  
門下侍郎封趙郡公居位四年以足緩不任朝謁辭位以  
檢校右僕射平章事復節度淮南卒贈太尉諡文肅始澧  
人吳汝納者韶州刺史武陵兄子也武陵坐賊貶潘州司  
戶叅軍死汝納家被逐久不調時李吉甫任宰相汝納怨  
之後遂附宗閔黨中會昌時爲永寧尉第湘爲江都尉部  
人訟湘受贓狼籍身娶民顏悅女紳使觀察判官魏劔鞫  
湘罪明白論報殺之時議者謂吳氏世與宰相有嫌疑紳  
內顧望織成其罪諫官屢論列詔遣御史崔元藻覆按元

藻言湘盜用程糧錢有狀娶部人女不實按悅嘗爲青州衙推而妻王故衣冠女不應坐德裕惡元藻持兩端奏貶崖州司戶叅軍宣宗立德裕去位紳已卒崔鉉等久不得志導汝納使爲湘訟言湘素直爲人誣讎大校重牢五木被體吏至以娶妻資媵結賊且言顏悅故士族湘罪皆不當死紳枉殺之又言湘死紳令卽瘞不得歸葬按紳以舊宰相鎮一方恣威權凡戮有罪猶待秋分湘無辜盛夏被殺崔元藻銜德裕斥已卽翻其辭因言御史覆獄還皆對天子別白是非德裕權軋天下使不得對具獄不付有司但用紳奏而寘湘死是時德裕已失權而宗閔故黨令狐

綯崔鉉白敏中皆當路因是逞憾以利誘動元藻等使三司結紳杖鉞作藩虐殺良平準神龍詔書酷吏歿者官爵皆奪子孫不得進宦紳雖亡請從春秋戮死者之比詔削紳三官子孫不得仕貶德裕等擢汝內左拾遺元藻武功令始紳以文藝節操見用而屢爲怨仇所根却卒能自伸其才以名位終然所至務爲威烈或陷暴刻故雖沒而坐湘寃云

李讓夷字達心系奔隴西擢進士第辟鎮國李絳府判官又從西川杜元穎幕府與宋申錫善申錫爲翰林學士薦讓夷右拾遺俄詔拜學士素善薛廷老廷老不飭細檢數

飲酒不治職罷去坐是亦奪職累進諫議大夫開成初起  
居舍人李褒免文宗謂李石曰褚遂良以諫議大夫廉起  
居郎今諫議誰歟可言其人石以馮定孫簡蕭俶李讓夷  
對帝曰讓夷可也李固言請用崔球張次宗鄭覃曰球故  
與李宗閔善且記注操筆在赤墀下所書爲後世法不可  
用黨人若裴中孺李讓夷臣不敢有言乃決用讓夷進中  
書舍人旣而李珣楊嗣復以覃之薦終帝世不得遷武宗  
初李德裕復入三遷至尚書右丞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潞州平檢校尚書右僕射宣宗立進司空門下  
侍郎爲大行山陵使未復土拜淮南節度使以疾願還卒

于道贈司徒讓夷廉介不安交位雖顯劇以儉約自將爲  
世谷美

曹雍字剛中河南河南人擢進士第歷踐中外官累拜兵  
部侍郎懿宗咸通中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俄進中  
書侍郎雍邃儒術器識方重動循法度時帝薄於德昵寵  
優人李可及可及者能新聲自度曲辭調悽折京師媮薄  
少年爭慕之號爲拍彈同昌公主喪畢帝與郭淑妃悼念  
不已可及爲帝造曲曰歎百年教舞者數百皆珠翠襍飾  
刻畫魚龍地衣度用繒五千倚曲作辭哀思裴回聞者皆  
涕下舞闋珠寶覆地帝以爲天下之至悲愈寵之家嘗娶

唐列傳二百六  
七  
婦帝曰第去吾當賜酒俄而使者負二銀榼與之皆珠珍  
也可及憑恩橫甚人無敢斥遂擢爲威衛將軍確曰太宗  
著令文武官六百四十三謂房玄齡曰朕設此待天下賢  
士工商雜流假使技出等夷正當厚給以財不可假以官  
與賢者比肩立同坐食也文宗欲以樂工尉遲璋爲王府  
率拾遺竇洵直固爭卒授光州長史今而位將軍不可帝  
不聽至僖宗立始貶死方幸時惟確屢言之而神策中尉  
西門季玄者亦剛腹謂可及曰汝以巧佞惑天子當族滅  
嘗見其受賜謂曰今載以官車後籍沒亦當爾確居位六  
年進尚書右僕射以同平章事出爲鎮海節度使徙河中

卒始畢誠與確同宰相俱有雅望世謂曹畢云弟汾以忠  
武節軍度使入爲戶部侍郎判度支卒

劉瞻字幾之其先出彭城後徙桂陽舉進士博學宏詞皆  
中徐商辟署鹽鐵府案遷太常博士劉瑑執政薦爲翰林  
學士拜中書舍人進承旨出爲河東節度使咸通十一年  
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同昌公主薨懿宗捕太  
醫韓宗紹等送詔獄逮繫宗族數百人瞻喻諫官皆依違  
無敢言即自上疏固爭紹宗窮其術不能效情有可矜陛  
下狗愛女囚平民忿不顧難取肆暴不明之謗帝大怒即  
日賜罷以檢校刑部尚書同平章事爲荆南節度使路巖

韋保衡從爲惡言聞帝俄斥廉州刺史於是翰林學士鄭  
畋以責詔不深切御史中丞孫瑄諫議大夫高湘等坐與  
瞻善分貶嶺南巖等殊未慊按圖視驩州道萬里即貶驩  
州司戶參軍事命李庾作詔極詆將遂殺之天下謂瞻鯁  
正特爲讒擠舉以爲冤幽州節度使張公素上疏申解巖  
等不敢害僖宗立徙康號二州刺史以刑部尚書召復以  
中書侍郎平章事居位三月卒瞻爲人廉約所得俸以餘  
濟親舊之窶困者家不留儲無第舍四方獻饋不及門行  
已終始完絜弟助字元德性仁孝幼時與諸兄游至食飲  
取最下者及長能文辭喜黃老言年二十卒

李蔚字茂休系本隴西舉進士書判拔萃皆中拜監察御  
史擢累尚書右丞懿宗惑浮屠常飯萬僧禁中自爲贊唄  
蔚上疏切諫引狄仁傑姚元崇辛替否所言譏病時弊帝  
不聽但以虛禮褒答俄拜京兆尹太常卿出爲宣武節度  
使徙淮南代還民詣闕請留詔許之威僖宗乾符初以吏  
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罷爲留部留守河東亂殺冀  
帥崔季康用邠寧李侃代之士不附以蔚嘗在太原府有  
惠政爲人所懷拜河東節度使同平章事至鎮三日卒始  
懿宗成安國祠賜寶坐二度高二丈構以沈檀塗紫羅龍  
鳳葩鸞金釵之上施復坐陳經凡其前四隅立瑞鳥神人

嘉靖八年補元唐傳一百六  
高數尺磴道以升前被繡囊錦檐珍麗精絕咸通十四年  
春詔迎佛骨鳳翔或言昔憲宗嘗為此儀晏駕帝曰使朕  
生見之死無恨乃以金銀為刹珠玉為帳孔鸛周飾之小  
者尋丈高至倍刻檀為檐注陞城塗更金每一刹數百人  
舉之香輿前後係道綴珠瑟瑟幡蓋殘綵以為幢節費無  
貲限夏四月至長安綵觀夾路其徒導衛天子御安福樓  
迎拜至泣下詔賜兩街僧金幣京師有老及見元和事者  
悉厚賜之不逞小人至斷臂指流血滿道所過鄉聚皆哀  
士為刹相望于塗爭以金翠技飾傳言刹悉震搖若有光  
景云京師高貲相與集大衢作繒臺繒闕注水銀為池金

玉為樹木聚桑門羅像考鼓鳴螺繼日夜錦車繡輿載歌  
舞從之秋七月帝崩方人主甘心篤向如蔚言者甚多皆  
不能救僖宗立詔歸其骨都人耆耄辭餞或嗚咽流涕贊  
曰人之惑怪神也甚哉若佛者特西域一槁人耳裸顛露  
足以乞食自資癯辱其身屏營山樊行一槩之苦本無  
求于人徒屬稍稍從之然其言荒茫漫靡夷幻變現善推  
不驗無實之事以鬼神死生貫為一條據之不疑培嗜欲  
棄親屬大抵與黃老相出入至漢十四葉書入中國蹟夫  
生人之情以耳目不際為奇以不可知為神以物理之外  
為畏以變化無方為聖以生而死死死復生回復償報歆豔

其間爲或然以賤近貴遠爲熹靚譯差殊不可研語華人  
之譎誕者又攘莊周列禦寇之說佐其高層累架騰直出  
其表以無上不可加爲勝妄相夸脅而倡其風於是自天  
子逮庶人皆震動而祠奉之初宰相王縉以緣業事佐代  
宗於是始作內道場晝夜梵唄異襍寇戎大作孟蘭肖祖  
宗像分供塔廟爲賊臣嘻咲至憲宗世遂迎佛骨於鳳翔  
內之宮中韓愈指言其弊帝怒寘愈瀕死憲亦弗獲天年  
幸福而禍無亦左乎懿宗不君精爽奪迷復蹈前車而覆  
之興衰無知之場丐庇百解之齒以死自誓無有顧藉流  
淚拜伏雖事宗廟上帝無以進焉屈萬乘之貴自等於古

胡數千載而遠以身爲狗嗚呼渾之疼祚殫天告之矣懿不  
三月而狙唐德之不競厥有來哉悲夫

列傳第一百六

一李崔蕭二鄭二盧韋周二裴劉趙王列傳第一百七

唐書一百八十二

宋 祁 奉 敕 撰

李固言字仲樞其先趙人擢進士甲科江西裴堪劔南王  
播皆表署幕府累官戶部郎中溫造爲御史中丞表知雜  
事進給事中將作監王堪作治太廟不謹改太子賓客固  
言上還制書曰陛下當以名臣左右太子堪以慢官斥處  
調護地非所宜詔改它王傅固言再遷尚書右丞李德裕  
輔政出固言華州刺史俄而李宗閔復用召爲吏部侍郎  
州大豪何延慶橫猾譁衆遮道使不得去固言怒捕取杖

殺之尸諸道既領選按籍自擬先收寒素梃吏姦進御史大夫大和九年宗閔得罪李訓鄭注用事訓欲自取宰相乃先以固言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旋坐黨人出爲山南西道節度使訓自代其處訓敗文宗頗思之復召爲平產事仍判戶部羣臣請上徽號帝曰今治道猶鬱羣臣之請謂何比州縣多不治信乎固言因白鄧州刺史王堪隋州刺史鄭襄尤無狀帝曰貞元時御史獨王堪爾鄭覃本舉堪疑固言抵已即曰臣知堪故用爲刺史舉天下不職何獨二人帝識其意不主前語因稱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聞德宗特多闕官寧

乏才邪固言曰用人之道隨所保任觀稱與否而升黜之無乏才矣帝曰宰相用人毋計親疎竇易直爲宰相未嘗用姻戚使已才不足任天下重自宜引去苟公舉雖親何嫌用所長耳帝不欲大臣有黨故語兩與之俄以門下侍郎平章事爲西川節度使詔雲韶雅樂卽臨臯館送之讓還門下侍郎乃檢校尚書左僕射始置羸軍千匹又募銳士三千武備雄完武宗立召授右僕射會崔珙陳夷行以僕射爲宰相改檢校司空兼太子少師領河中節度使蒲津歲河水壞梁吏撤竿用舟邀丐行人固言至悉除之帝伐回鶻詔方鎮獻財助軍上疏固諫不從以疾復爲少師

遷東都留守宣宗初還右僕射後以太子太傅分司東都  
卒年七十八贈太尉固言吃接賓客頗饜緩然每議論人  
主前乃更詳辯

李珣字待價其先出趙郡客居淮陰幼孤事母以孝聞甫  
冠舉明經李絳爲華州刺史見之曰日角珠廷非庸人相  
明經碌碌非子所宜乃更舉進士高第河陽烏重胤表置  
幕府以拔萃補渭南尉擢右拾遺穆宗卽位荒酒色景陵  
始復土卽召李光顏于邠寧李愬于徐州期九月九日大  
宴羣臣珣與宇文鼎溫畬韋瓘馮約同進曰道路皆言陛  
下追光顏等將與百官高會且元朔未改陵土新復三年

之制天下通喪今同軌之會適去遠夷之使未還過密弛  
禁本爲齊人鐘鼓合饗不施禁內夫王者之舉爲天下法  
不可不慎且光顏愬忠勞之臣方盛秋屯邊如令訪謀猷  
付疆事召之可也豈以酒食之歡爲厚邪帝雖置其言然  
厚加勞遣鹽鐵使王播增茶稅十之五以佐用度珣上疏  
謂權率本濟軍興而稅茶自貞元以來有之方天下無事  
忽厚歛以傷國體一不可茗爲人飲與鹽粟同資若重稅  
之售必高其敝先及貧下二不可山澤之產無定數程斤  
論稅以售多爲利若價騰踊則市者稀其稅幾何三不可  
陛下初卽位詔懲聚歛今反增茶賦必失人心帝不納方

是時禁中造百尺樓土木費鉅萬故播亟歛陰中帝欲珽以數諫不得留出爲下邳令武昌牛僧孺辟署掌書記還爲殿中侍御史宰相韋處厚曰清廟之器豈擊搏才乎除禮部員外郎僧孺還相以司勳員外郎知制誥爲翰林學士加戶部侍郎始鄭注以醫進文宗下語珽曰卿亦知有鄭注乎宜與之言珽曰臣知之姦回人也帝愕然曰朕疾愈注力也可不一見之注由是怨珽及李宗閔以罪去珽爲申辨貶江州刺史徙河南尹復爲戶部侍郎開成中楊嗣復得君引珽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李固言皆善二人者居中秉權乃與鄭覃陳夷行等更持議好惡相影和朋黨

益熾矣珽數辭位不許帝嘗自謂臨天下十四年雖未至治然視今日承平亦希矣珽曰爲國者如治身及身康寧調適以自助如恃安而忽則疾生天下當無事思所闕禍亂可至哉杜棕領度支有勞帝欲拜戶部尚書以問宰相陳夷行荅曰恩權予奪願陛下自斷珽曰祖宗倚宰相天下事皆先平章故官曰平章事君臣相須所以致太平也苟用一吏處一事皆決於上將焉用彼相哉隋文帝勞於小務以疑待下故一世而亡陛下嘗謂臣曰竇易直勸我凡宰相啓擬五取三二取一彼宜勸我擇宰相不容勸我疑宰相帝曰易直此言殊可鄙帝又語貞元初政事誠善

珏曰德宗晚喜聚財方鎮以進奉市恩吏得賦外求索此其敝也帝曰人君輕所賦節所用可乎珏曰貞觀時房杜王魏爲文皇帝謀因此耳帝頗向納進封贊皇縣男始莊恪太子薨帝意屬陳王旣而帝崩中人引宰相議所當立珏曰帝旣命陳王矣已而武宗卽位人皆爲危之珏曰臣下知奉所言安與禁中事帝新聽政珏數稱道無逸篇以勸時潞州劉從諫獻大馬滄州劉約獻白鷹珏請卻之以示四方遷門下侍郎爲文宗山陵使會秋大雨梓宮至安上門陷于濘不前罷爲太常卿終以議所立貶江西觀察使再貶昭州刺史宣宗立內徙郴舒二州以太子賓客分

司東都遷河陽節度使罷橫賦宿逋百餘萬以吏部尚書召珏去鎮而府庫十倍於初緹檢校尚書右僕射淮南節度使珏顧已大臣諛不以內外自異表請立皇太子維天下心江淮旱發倉廩賑流民以軍羨儲殺半價與人卒年六十九贈司空謚曰貞穆始淮南三節度皆卒於鎮人勸易署寢珏曰上命我守揚州是實正寢若何去之及疾亟官屬見臥內惟以州有稅酒直而神策軍常爲豪商占利方論奏未見報爲限一不及家事性寡欲早喪妻不置妾侍門無餽餉淮南之人德之珏已歿叩闕下願立碑刻其遺愛云

唐書列傳一百七  
五  
贊曰天子待宰相以不疑是矣雖然於賢不肖當別自  
明乃可與言治文宗無知人之明但以不疑責宰相是時  
善惡混淆故黨人成於下主聽亂於上王室之衰由此爲  
之階劉向所云持不斷之慮者開羣枉之門殆文宗爲邪  
崔珙其先博陵人父頽官同州刺史生八子皆有才世以  
擬漢荀氏八龍珙爲人有威重精吏治以拔萃異等累擢  
至泗州刺史由太府卿爲嶺南節度使入對延英文宗訪  
治撫後先珙對精亮有理趣帝咨嗟迂久時徐州以王智  
興後軍驕數犯法節度使高瑀未能制天子思材望威烈  
者檢革其弊見珙意慷慨又知治泗得士心即謂宰相曰

欲武寧節度使者無易珙才更詔王茂元帥嶺南而以珙  
代瑀居二歲徐仁戢畏入爲右金吾大將軍遷京兆尹會  
大旱奏析滙入禁中者取十九漑民田仇士良使盜擊宰  
相李石於親仁里迹出禁軍珙坐不能捕以爲負望少哀  
開成末累進刑部尚書諸道鹽鐵轉運使俄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仍領鹽鐵即拜中書侍郎會昌二年進位尚書左僕  
射明年以兄瑄喪被疾求解以所守官罷與崔鉉故有怨  
及鉉宰相代爲使即奏珙妄費宋滑院鹽鐵錢九十萬婚  
又劾與劉從諫厚數護其姦貶澧州刺史再斥恩州司馬  
宣宗立徙商州刺史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起爲鳳翔節

唐史傳一百七  
度使鉉復執政珙懼以疾自乞方是時西戎歸故地邊奏  
係驛議所以緩接珙坐不自力避事下除太子少師分司  
東都就拜留守獲節度鳳翔卒于官

于洵性開敏爲杭州刺史受署未盡識卒史乃以紙各署  
姓名傳檄上過前一閱後數百人呼指无誤終御史大夫  
瑄字從律珙兄舉進士賢良方政皆高第累辟諸使府入  
朝稍歷吏部員外郎李德裕任御史中丞引知雜事進給  
事中大和初持節宣慰廬龍使有指及興元殺李絳復往  
尉撫軍皆按堵還遷工部侍郎京兆尹宋申錫爲讒所危  
宦豎切齒時罕敢辨者瑄與大理卿王正雅固請出獄付

外與衆治之天下重其賢以尚書右丞出爲荆南節度使  
進左丞時弟珙任京兆尹竝劇顯據處世以爲榮俄判兵  
部西銓吏部東銓徙東都留守以吏部尚書召辭疾不拜  
會昌中終山南西道節度使贈尚書左僕射瑄行方介有  
器蘊人屬以爲相而卒不至當時共咨云弟瓌瓌尤顯瓌  
位刑部尚書瓌河中節度使  
瓌子澹舉止秀峙時謂玉而冠者擢進士第累進禮部員  
外郎當時士大夫以流品相尚推名德者爲之首咸通中  
世推李都爲大龍甲洵豪放不得預雖自抑下猶不許而  
澹與焉終吏部侍郎

子遠有文而風致整峻世慕其爲目曰釘座黎言座所珍也乾寧中以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中書侍郎從遷洛罷爲尚書右僕射柳璨忌衣冠有望者貶爲白州長史被殺於白馬驛家沒掖庭諸崔自咸通後有名歷臺閣藩鎮者數十人天下推士族之冠始其曾王母長孫春秋高無齒祖母唐事姑孝每旦乳姑一日病召長幼言吾無以報婦願後子孫皆若爾孝世謂崔氏昌大有所本云蕭鄴字啓之梁長沙宣王懿九世孫及進士第累進監察御史翰林學士出爲衡州刺史大中中召還翰林拜中書舍人遷戶部侍郎判本司以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懿宗初罷爲荆南節度使仍平章事進檢校尚書左僕射徙劍南西川南詔內寇不能制下遷檢校右僕射山南西道觀察使歷戶部吏部二尚書拜右僕射還以平章事節度河東在官無足稱道卒

鄭肅字又敬其先滎陽人以儒世家肅力于學有根柢第進士書判拔萃補興平尉累擢太常少卿博士有疑議往咨必據經條答文宗高擇魯王府屬肅以諫議大夫兼長史王爲皇太子遷給事中進尚書右丞出爲陝虢觀察使開成二年召拜吏部侍郎帝以肅嘗輔導東宮詔兼賓客爲太子授經旣而太子母愛弛爲讒所乘廢斥有端肅因

入見言天下大本不可輕動意致深切帝爲動容然內寵  
方煽太子終以憂死出爲檢校禮部尚書河中節度使武  
宗知太子無罪特困於讒而朝廷謂肅臨義不可奪佺佺  
有大臣節召爲太常卿遷山南東道節度使五年以檢校  
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李德裕叶心輔政宣  
宗即位遷中書侍郎罷爲荆南節度使卒贈司空謚曰文  
簡子洎仕至州刺史洎子仁規仁表皆豪爽有文仁規位  
中書舍人

仁表累擢起居郎嘗以門閥文章自高曰天瑞有五色雲  
人瑞有鄭仁表傲縱多所陵藉人畏薄之劉鄴未仕往謁  
洎而仁表等鄙訛其文鄴爲相因罪貶仁表死嶺外始肅  
罷政事帝以盧商代之

商字爲臣蚤孤家窶困能以學自奮舉進士拔茲皆中由  
校書郎佐宣歙西川幕府入朝累十餘遷至大理卿爲蘇  
州刺史吏以鹽法求贏貲民愈困商令計口售鹽無常額  
人便之歲貲返增宰相上其勞進浙西觀察使召爲刑部  
侍郎京兆尹方伐潞芻糧踰大行餉軍環六七鎮詔商以  
戶部侍郎判度支又詔杜棕兼鹽鐵度支并二使財以贍  
兵乃不乏出爲東川節度使以兵部侍郎還判度支擢中  
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范陽郡公大中元年春旱詔

商與御史中丞封敖理囚繫於尚書省誤縱死罪罷爲武昌軍節度使以疾解拜戶部尚書卒

盧鈞字子和系出范陽徙京兆藍田舉進士中第以拔萃補秘書正字從李絳爲山南府推官調長安尉又從裴度爲太原觀察支使遷監察御史爭宋申錫獄知名進吏部郎中出爲常州刺史遷給事中有大詔令必反覆省審駁奏无私拜華州刺史關輔驛馬疲耗鈞爲市健馬率三歲一易自是無乏事擢領南節度使海道商舶始至異時帥府爭先往賤售其珍鈞一不取時稱絜廉專以清靜治番獠與華人錯居相婚嫁多占田營第舍吏或撓之則相

爲亂鈞下令蕃華不得通婚禁名田產闔部肅壹無敢犯貞元後流放衣冠其子姓窮弱不能自還者爲營棺槨還葬有疾若喪則經給醫藥殞斂孤女稚兒爲立夫家以奉稟資助凡數百家南方服其德不懲而化又除采金稅華蠻數千走闕下請爲鈞生立祠刻石頌德鈞固辭以戶部侍郎召判戶部會昌中漢水害襄陽拜鈞山南東道節度使築隄六千步以障漢暴王師伐劉稹武宗以鈞寬厚能得衆詔兼節度昭義軍會稹死敕乘駟往進檢校兵部尚書專領昭義鈞及潞石雄兵已入而稹將白惟信率餘卒三千保潞城未下雄召之使往十餘輩皆死鈞次高平惟

信獻款且曰不即降者畏石尚書爾鈞與約而遣方雄欲盡夷路兵鈞不聽坐治堂上左右皆雄親卒擊鼓傳漏鈞自居甚安雄引去乃召惟信至送闕下餘衆悉原俄而興士五千戍代北鈞坐城門勞遣惟家人以觀戍卒驕顧家屬不欲去酒酣反攻城迫大將李文矩爲帥鈞倉卒奔潞城文矩投地僵臥稍諭叛者衆乃悔服即相與謝鈞迎還府斬首惡乃定詔趣戍者行密使盡戮之鈞請徐乘其變而使者不發須報時戍人已去潞一舍鈞選牙卒五百壯騎百以騎載兵夜趨遲明至太平驛盡斬之即拜檢校尚書左僕射宣宗即位改吏部尚書會劉約自天平徙宣武

未至暴死家僮五百無所仰衣食思亂乃授鈞宣武節度使人情妥然召入復爲吏部尚書遷檢校司空太子少師封范陽郡公節度河東大中九年召爲左僕射鈞宿齒數外遷而後來多至宰相始被召自以當輔政旣失志故內怨望數移病不事事遨游林墅累日一還令狐絢惡之罷僕射以檢校司空守太子太師帝元日大饗含元殿鈞年八十升降如儀音吐鴻暢舉朝咨歎以鈞耆碩長者顧不在職咎絢爲媚賢絢聞言于帝即以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爲山南西道節度使俄檢校司徒爲東都留守懿宗初復節度宣武辭不拜以太保致仕卒年八十七贈太傅諡

曰元鈞與人交始若澹薄既久乃益固所居官必有績大抵根仁恕至誠而施於事玩服不爲鮮明位將相沒而無贏財

盧簡方失其系世不知所以進盧鈞鎮太原表爲節度府判官會党項羌叛鈞使簡方督兵乘邊旁河相險集樹堞鄆自神山至鹿泉縣三百里扈遏其衝賊不得騁候邏便之累遷江州刺史徙大同軍防禦使大開屯田練兵侈闢沙陀畏附擢義昌節度使入拜太僕卿領大同節度久之徙振武軍道病卒

韋琮字禮玉世顯仕琮進士及第稍進殿中侍御史坐訊獄不得實改太常博士擢累戶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門下侍郎兼禮部尚書無功罷爲太子賓客分司卒

周墀字德升本汝南人少孤事母孝及進士第辟湖南團練府巡官入爲監察御史集賢殿學士長史學屬辭高古文宗雅重之李宗閔鎮山南表行軍司馬閱歲召還大和末訓註亂政以黨語汙搢紳有名士分逐之獨墀雖嘗爲宗閔所禮不能以罪誣也遷起居舍人改考功員外郎兼舍人事帝御紫宸與宰相語事已或召左右史資質所宜墀最爲天子欽矚俄知制誥入翰林爲學士武宗卽位以

疾改工部侍郎出爲華州刺史徙江西觀察使劾舉部刺  
史翦捕劇賊出兵戍彭蠡湖禁止剽劫進拜義成節度使  
封汝南縣男宿將暴瞽不循令者墀命鞭其背一軍大  
治以兵部侍郎召判度支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中書  
侍郎建言故宰相德裕重定元和實錄竄寄它事以廣父  
功凡人君尚不改史取必信也遂削新書河東節度使王  
宰重賂權幸求同平章事領宣武墀言天下大鎮如并汴  
者纔幾宰之求何可厭宣宗納之駙馬都尉韋讓求爲京  
兆持不與繇是妄進者少衰會吐蕃微弱以三州七關自  
歸帝召宰相議河湟事墀對不合旨罷爲劔南東川節度

使駙馬都尉鄭顥言于帝曰世謂墀以直言相亦以直言  
免帝悟加拜檢校尚書右僕射卒年五十九贈司徒

裴休字公美孟州濟源人父肅貞元時爲浙東觀察使劇

賊栗鍠誘山越爲亂陷州縣肅引州兵破禽之自記平賊

一篇上之德宗嘉美生三子休仲子也操守嚴正方兒童

時兄弟偕隱家墅晝講經夜著書終年不出戶有饋鹿者

諸生共薦之休不食曰䟽食猶不足今一啖肉後何以繼

擢進士第舉賢良方正異等麻諸府辟署入爲監察御史

更內外任至大中時以兵部侍郎即領諸道鹽鐵轉運使六

年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即去矣言宰相論政上前知印者

次爲時政記所論非一詳已略它議事有所缺史氏莫得詳請宰相人自爲記合付文官詔可進中書侍郎大和後歲漕江淮米四十萬斛至汴河倉者纔十三舟楫償敗吏乘爲姦冒沒百端劉晏之法盡廢休分遣官詢按其弊乃命在所令長兼董漕襄能者謫怠者由江抵渭舊自歲率雇緡二十八萬休悉歸諸吏敕巡院不得輒侵牟著新法十條又立稅茶十二法入以爲便居三年粟至渭倉者百二十萬斛无留雍時方鎮設以閣居茶取直因視商人它貨橫賦之道路苛擾休建言計收郵直毋擅賦商人又收山澤寶冶悉歸鹽鐵秉政凡五出罷爲宣武軍節度使封河

東縣子久之由太子少保分司東都復起歷昭義河東鳳翔荆南四節度卒年七十四贈太尉休不爲皦察行所治吏下畏信能文章書楷適媚有體法爲人醞藉進止雍閑宣宗嘗曰休真儒者然嗜浮屠法居常不御酒肉講求其說演繹附著數萬言習歌頌以爲樂與紇干泉素善至爲桑門號以相字當世嘲薄之而所好不衰

劉瑒字子全高宗宰相仁軌五世孫第進士鎮國陳夷行表爲判官入遷左拾遺諫罷武宗方士言多懇幅大中初擢翰林學士宣宗始復關隴裁處叢繁書詔夜數十雖捉筆遽成辭皆允切會伐党項詔爲行營宣慰使遷刑部侍

郎乃哀彙敕令可用者由武德訖大中凡二千八百六十五事類而折之參訂重輕號大中刑律統類以聞法家推其詳由河南尹進宣武軍節度使先時大饗雜進倡舞瑒曰豈軍中樂邪取壯士千人被鎧擁矛盾習擊刺與力士臨觀又下令不何止夜行使民自便境內以安徙河東節度使未幾以戶部侍郎召判度支始瑒在翰林帝素器遇至是手詔追還外無知者既發太原人方大驚後請開帝視案上曆謂瑒為朕擇一今日瑒跪曰某日良帝笑曰是日卿可遂相即詔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領度支嘗與崔慎由議帝前慎由請甄別流品瑒質曰王夷甫相晉崇尚

浮虛以述流品卒致淪夷今日不循名責實使百吏各稱職而先流品未知所以致治也慎由不得對繇是罷宰相俄而瑒大病加工部尚書拜卧內猶手疏陳政事居位半歲卒年六十三贈尚書左僕射瑒以名節自將凡議論處事不私趨於當乃止未嘗以言色借貴近與瑒同知政者夏侯攸攸字好學亳州譙人累遷婺絳等州刺史繇兵部侍郎諸道鹽鐵轉運使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領鹽鐵懿宗立進門下侍郎譙郡侯俄以同平章事出為西川節度使召拜尚書左僕射還執政進司空為貞陵山陵使坐隧壞出為河中節度使猶同平章事初堂史署制什攸懷

中即死不數日孜罷咸通時蠻犯蜀深入士乏糧追責孜  
治蜀無素備以太子少保分司東都卒  
趙隱字大隱京兆奉天人祖植當德宗出狩變倉卒羽衛  
單寡朱泚攻城急植率家人奴客以死拒守獻家財勞軍  
帝嘉之賊平渾瑊引在幕府累擢鄭州刺史鄭滑節度使  
李融奏以自副融疾病委以軍政大將宋朝晏火其營夜  
爲亂植列卒不動須之遲明而潰捕斬皆盡優詔嘉慰累  
擢嶺南節度使終于官父存約辟署興元李絳府值軍亂  
方興絳燕間吏報賊至絳摩存約使去對曰荷公德厚誼  
不當獨免即部勒左右捍之而同被害隱以父死難與兄

隲廬墓幾十年闔門誦書不應辟召親友更敦勉令仕會  
昌中擢進士第歷州刺史河南尹以兵部侍郎領鹽鐵轉  
運使咸通末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中書侍郎封天水  
縣伯性仁悌不敢以貴權自處始布衣時家無貲與隲同  
耕以養雖姻宗之富未嘗下以財宦寔顯還家易衣侍左  
右猶布衣也隲終宣歙觀察使旣輔政它宰相及百官皆  
詣第升堂慶母歲時公卿必參訊懿宗誕日宴慈恩寺隱  
侍母以安輿臨觀宰相方率百官拜恩於廷即回班候夫  
人起居搢紳以爲榮後崔彥昭張濬當國皆有母遂踵其  
禮僖宗初罷爲鎮海軍節度使王郢之亂坐撫御失宜下

除太常卿廣明初爲吏部尚書居母喪卒子光逢光裔光胤皆第進士歷臺省華劇光逢尤規矚自持以中書舍人爲翰林學士時光裔由膳部郎中知制誥對掌內外命書士歆羨之

裴坦字知進隋營州都督世節裔孫父又福建觀察使坦及進士第沈傳師表置宜州觀察府召拜左拾遺史館修撰歷楚州刺史令狐絢當國薦爲職方郎中知制誥而裴休持不可不能奪故事舍人初詣省視事四丞相送之施一榻掌上歷角而坐坦見休重愧謝休勃然曰此令狐丞相之舉休何力顧左右索肩輿亟出省吏貽駭以爲唐興

無有此辱人爲坦羞之再進禮部侍郎拜江西觀察使華州刺史召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不數月卒坦性簡儉子娶楊收女齋具多飾金玉坦命撤去曰亂我家法世清其槩從子贊

贊字敬臣及進士第擢累右補闕御史中丞刑部尚書昭宗引拜中書侍郎兼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尋兼戶部尚書帝疑其外風檢而暱惟薄逮問翰林學士韓偓偓曰贊咸通大臣坦從子內雍友合疏屬以居故臧獲猥衆出入無度殆此致謗言者帝每聞咸通事必蓄然歛衽故偓稱之爲贊地帝幸鳳翔爲大明宮留守罷俄進尚書左僕

射以司空致仕朱全忠將篡貶青州司戶參軍殺之  
鄭延昌字光遠咸通末得進士第遷監祭御史鄭畋鎮鳳  
翔表在其府黃巢亂京師畋倚延昌調兵食且諭慰諸軍  
畋再秉政擢司勳員外郎翰林學士進累兵部侍郎兼京  
兆尹判度支拜戶部尚書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兼刑部尚書無它功以病罷拜尚書左僕射卒

王溥字德潤失其何所人第進士擢累禮部員外郎史館  
脩撰崔胤鎮武安表署觀察府判官胤不赴鎮溥留充集  
賢殿直學士御史中丞趙光逢奏為刑部郎中知雜事昭  
宗蒙難東內溥與胤說衛軍執劉季述等殺之帝反正驟

拜翰林學士戶部侍郎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判戶部不能有所裨益罷為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未幾召  
拜太常卿工部尚書會朱溫侵逼貶淄州司戶參軍賜自  
盡與裴樞等投尸于河

盧光啓字子忠不詳何所人第進士為張濬所厚擢累兵  
部侍郎昭宗幸鳳翔宰相皆不從以光啓權認中書事兼  
判三司進左諫議大夫參知機務復拜兵部侍郎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俄罷為太子少保改吏部侍郎初光啓執政  
韋貽範蘇檢相繼為宰相貽範字重憲以龍州刺史貶通  
州檢為洋州刺史二人奔行在貽範遷給事中用李茂貞

薦閔旬爲工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度支倚權臣  
恣驚不恭會母喪免踰月奪服不數月卒檢初拜中書舍  
人貽範薦於茂貞卽拜工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茂  
貞與朱全忠通好乃求尚主取檢女爲景王妃以固恩帝  
還京師檢長流環州光啓賜死

列傳第一百七

畢崔劉陸鄭朱韓列傳第一百八

唐書一百八十三

宋 祁 奉 勅 撰

畢誠字存之黃門監構從孫構弟栩生凌凌生勻世失官  
爲鹽估勻生誠蚤孤夜燃薪讀書母卹其疲奪火使寐不  
肯息遂通經史工辭章性端慤不妄與人交大和中舉進  
士書判拔萃連中辟忠武杜悰幕府悰領度支表爲巡官  
又從辟淮南入拜侍御史李德裕始與悰同輔政不協故  
出悰劔南東川節度使故吏惟誠餞訊如平日德裕忌之  
出爲慈州刺史累官駕部員外郎倉部郎中故事要家勢  
人以倉駕二曹爲辱誠沛然如處美官無異言宰相知之

以職方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召入翰林爲學士党項擾河西宣宗嘗召訪邊事誠援質古今條破羌狀甚悉帝悅曰吾將擇能帥者孰謂頗牧在吾禁署卿爲朕行乎誠唯唯卽拜刑部侍郎出爲邠寧節度河西供軍安撫使誠到軍遣吏懷諭羌人皆順向時戍兵常苦調餽乏誠募士置屯田歲收穀三十萬斛以省度支經費詔書嘉美俄徙昭義又遷河東河東尤近胡復修杷頭七十烽謹候虜寇不敢入懿宗立遷宣武節度使召爲戶部尚書判度支未幾以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再葺固稱疾改兵部尚書罷旋兼平章事節度河中卒年六十二誠於吏

術尤所長旣貴所得祿奉養護宗屬之乏無間然始誠被知於宣宗嘗許以相令狐綯忌之自邠寧凡三徙不得還誠思有以結綯至太原求麗姝盛飾使獻綯曰太原於我無分今以是餌將破吾族矣不受使者留于邸誠亦放之太醫李玄伯者帝所喜以錢七十萬聘之夫婦日自進食得其歡心乃進之帝嬖幸冠後宮玄伯又治丹劑以進帝餌之疽生於背懿宗立收玄伯及方士王岳虞紫芝等俱誅死

崔彥昭字思文其先清河人淹貫儒術擢進士第數應帥鎮辟奏於吏治精明所至課最累進戶部侍郎繇河陽節

度使徙河東先是沙陀諸部多犯法彥昭撫循有威惠三年境內大治耆老叩闕願留詔可僖宗立授兵部侍郎諸道鹽鐵轉運使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乃判度支初楊牧路巖韋保衡皆坐朋比賄賂得罪死蕭倣秉政矯革之而彥昭協力故百職修舉察不至苛不六月遷門下侍郎帝因下詔暴收等過惡申勵丁寧以成其美彥昭雖宰相退朝侍母膳與家人齒順色柔聲在左右無違士人多其孝與王凝外昆弟也凝大中初光顯而彥昭未仕嘗見凝疑倨不冠帶嫚言曰不若從明經舉彥昭爲憾至是凝爲兵部侍郎母聞彥昭相救婢多製履襪曰王氏妹必與子皆逐吾將共行彥昭聞之泣且拜不敢爲怨而凝竟免伶人李可及爲懿宗所寵橫甚彥昭奏逐死嶺南累拜兼尚書右僕射以疾去位授太子太傅卒

劉鄴字漢藩閩州句容人父三復以善文章知名少孤母病廢三復丐粟以養李德裕爲浙西觀察使竒其文表爲掌書記德裕三領浙西及劔南淮南未嘗不從會昌時位宰相擢三復刑部侍郎弘文館學士鄴六七歲能屬辭德裕憐之使與其子共師學德裕旣斥鄴無所依去客江湖間陝虢高元裕表署推官高少逸又辟鎮國幕府咸通初擢左拾遺召爲翰林學士賜進士第歷中書舍人遷承旨

鄴傷德裕以朋黨抱誣死海上令狐絢久當國更數赦不為還官爵至懿宗立絢去位鄴乃申直其寃復官爵世高其義進戶部侍郎諸道鹽鐵轉運使以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度支僖宗嗣位再遷尚書左僕射初韋保衡路巖與鄴同秉政為近親俄而蕭倣崔彥昭得相罷鄴為淮南節度使同平章事黃巢方熾詔高駉代之徙節度鳳翔固辭還左僕射帝西狩追乘輿不及與崔沆豆盧瑑匿將軍張直方家賊捕急三人不肯臣俱見殺豆盧瑑者字希真河南人仕歷翰林學士戶部侍郎與崔沆皆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日宣誥于庭大風雷雨拔樹未幾及禍

初咸通中有治歷者工言禍福或問比宰相多不至四五謂何答曰紫微方災然其人又將不免後楊收韋保衡路巖盧攜劉鄴于琮瑒與沆皆不得終云

陸扆字祥文宰相贊族孫客於陝遂為陝人光啓二年從僖宗幸山南擢進士第累進翰林學士中書舍人扆工屬辭敏速若注射然一時書命同僚自以為不及昭宗優遇之帝嘗作賦詔學士皆和獨扆最先就帝覽之嘆曰貞元時陸贄吳通玄兄弟善內廷文書後無繼者今朕得之始得舉進士時方遷幸而六月榜出至是每甚暑它學士輒戲曰造榜天也以譏扆進非其時累為尚書左丞封嘉興

縣男徙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故事自三省得宰相有光署錢留爲宴資學士院未始有至宸送光院錢五十萬以榮近司進中書侍郎判戶部嗣覃王以兵伐鳳翔宸諫曰國步方安不宜加兵近輔必爲它盜所乘無益也且親王而屬軍事必有後害帝顧軍興責宸沮撓貶峽州刺史師果敗久之授工部尚書從天子自華州還以兵部尚書復當國封吳郡公天復初帝密語韓偓曰陸宸裴贄孰忠於我偓曰宸等皆宰相安有它腸帝曰外言宸不喜我復位元日易服奔啓夏門信不偓曰孰爲陛下言此曰崔胤令狐渙偓曰設宸如是亦不足責且陛下反正宸素

不知謀忽聞兵起欲出奔耳陛下責其不死難則可以爲不喜乃讒言也帝遂悟累兼戶部尚書帝至自鳳翔大赦天下諸道皆賜詔獨不及李茂貞胤曰國西鳳翔爲最近迹其罪固不可赦然尚修職貢朝廷未之絕無宜於詔書有以異也始崔胤罷相宸代之胤內怨望及是議以爲陰有黨附貶沂王傅分司東都胤死復授吏部尚書從遷洛柳璨始附朱全忠謀去朝廷衣冠有望者貶宸僕州司戶參軍殺之白馬驛年五十九宸初名允迪後改云  
鄭縈字蘊武及進士第歷監察御史擢累左司郎中因竇甚丐補廬州刺史黃巢掠淮南縈移檄請無犯州境巢笑

爲歛兵州獨完僖宗嘉之賜緋魚歲滿去羸錢千緡藏州  
庫後它盜至終不犯鄭使君錢及楊行密爲刺史送都還  
繫王徽爲御史大夫以兵部郎中表知雜事遷給事中杜  
弘徽任中書舍人繫以其兄讓能輔政不宜處禁要上還  
制書不報輒移病去乃爲右散騎常侍往往條摘失政衆  
謹傳之宰相怒改國子祭酒議者不直復還常侍大順後  
王政微繫每以詩謠託諷中人有誦之天子前者昭宗意  
其有所蘊未盡因有司上班簿遂署其側曰可禮部侍郎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繫本善詩其語多俳諧故使落調世  
共號鄭五歇後體至是省史走其家上謁繫笑曰諸君誤

矣人皆不識字宰相亦不及我史言不妄俄聞制詔下歎  
曰萬一然笑殺天下人既視事宗戚詣慶搔首曰歇後鄭  
五作宰相事可知矣固讓不聽立朝侃然無復故態自以  
不爲人所瞻望纔三月以疾乞骸拜太子少保致仕卒

朱朴襄州襄陽人以三史舉繇荆門令進京兆府司錄叅  
軍改著作郎乾寧初太府少卿李元實欲取中外九品以  
上官兩月俸助軍興朴上疏執不可而止擢國子毛詩博  
士上書言當世事議遷都曰古王者不常厥居皆觀天地  
興衰隨時制事關中隋家所都我實因之凡三百歲文物  
資貨奢侈僭偽皆極焉廣明巨盜陷覆宮闕局署帑藏

里閨井肆所存十二比幸石門華陰十二之中又亡八九  
高祖太宗之制蕩然矣夫襄鄧之西夷漫數百里其東漢  
輿鳳林爲之關南菊潭環屈而流屬於漢西有上洛重山  
之險北有白崖聯絡乃形勝之地沃衍之墟若廣浚漕渠  
運天下之財可使大集自古中興之君去已衰之衰就未  
王而王今南陽漢光武雖起而未王也臣視山河壯麗處  
多故都已盛而衰難可興已江南土薄水淺人心囂浮輕  
巧不可以都河北土厚水深人心彊愎狠戾不可以都惟  
襄鄧實惟中原人心質良去秦咫尺而有上洛爲之限未  
無夷狄侵軼之虞此建都之極選也不報朴爲人木彊忍

它能方是時天子失政思用特起士任之以中興而朴所  
善方士許巖士得幸出入禁中言朴有經濟才又水部郎  
中何迎亦表其賢帝召與語擢左諫議大夫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以素無聞人大驚俄判戶部進中書侍郎帝益  
治兵所處可一委朴朴移檄四方令近者出甲士資饋饌  
遠者以羨餘上後數月巖士爲韓建所殺朴罷爲秘書監  
三貶郴州司戶參軍卒與朴皆相者孫偓字龍光父景商  
爲天平軍節度使偓第進士歷顯官以戶部侍郎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遷門下爲鳳翔四面行營都統俄兼禮部尚  
書行營節度諸軍都統招討處置等使始家第堂柱生槐

倉書列傳百八  
七  
枝暮而茂既而偃秉政封安樂縣侯與朴皆貶衡州司  
馬卒偃性通簡不矯飭嘗曰士苟有行不必以已長形  
彼短已清彰彼濁每對客奴童相詬曳什諸前不之責  
曰若持怒心即自撓矣兄儲歷天雄節度使終兵部尚  
書

韓偓字致光京兆萬年人擢進士第佐河中幕府召拜左  
拾遺以疾解後遷累左諫議大夫宰相崔胤判度支表以  
自副王溥薦爲翰林學士遷中書舍人偓嘗與胤定策誅  
劉季述昭宗反正爲功臣帝疾宦人驕橫欲盡去之偓曰  
陛下誅季述時餘皆赦不問今又誅之誰不懼死含垢隱

忍須後可也天子威柄今散在方面若上下同心攝領權  
綱猶冀天下可治宦人忠厚可任者假以恩幸使自翦其  
黨蔑有不濟今食度支者乃八千人公私牽屬不減二萬  
雖誅六七巨魁未見有益適固其逆心耳帝前滕曰此一  
事終始屬卿中書舍人令狐渙任機巧帝嘗欲以當國俄  
又悔曰渙作宰相或誤國朕當先用卿辭曰渙再世宰相  
練故事陛下業已許之若許渙可改許臣獨不可移乎帝  
曰我未嘗面命亦何憚偓因薦御史大夫趙崇勁正雅重  
可以準繩中外帝知偓崇門生也嘆其能讓初李繼昭等  
以功皆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謂三使相後稍稍更附

韓全誨周敬容皆忌胤胤聞召鳳翔李茂貞入朝使留族子繼筠宿衛俛聞以爲不可胤不納俛又語令狐渙渙曰吾屬不惜宰相耶無衛軍則爲闖豎所圖矣俛曰不然無兵則家與國安有兵則家與國不可保胤聞憂未知所出李彥弼見帝倨甚帝不平俛請逐之赦其黨許自新則狂謀自破帝不用彥弼譖俛及渙漏禁省語不可與圖政帝怒曰卿有官屬日夕議事柰何不欲我見學士邪繼昭等飲殿中自如帝怒俛曰三使相有功不如厚與金帛官爵毋使豫政事今宰相不得顛決事繼昭輩所奏必聽唯日遽改則人人生怨初以衛兵檢中人今敕使衛兵爲一

竊寒心願詔茂貞還其衛軍不然兩鎮兵鬪闕下朝廷危矣及胤召朱全忠討全誨汴兵將至俛勸胤督茂貞還衛卒又勸表暴內臣罪因誅全誨等若茂貞不如詔卽許全忠入朝未及用而全誨等已劫帝西幸俛夜追及鄆見帝慟哭至鳳翔遷兵部侍郎進承旨丞相韋貽範母喪詔還位俛當草制上言貽範處喪未數月遽使視事傷孝子心今中書事一相可辦陛下誠情貽範才俟變縗而召可也何必使出我冠廟堂入泣血柩側毀瘠則廢務勤恪則忘哀此非人情可處也學士使馬從皓逼俛求草俛曰腕可斷麻不可草從皓曰君求死耶俛曰吾職內署可默默乎

明日百官至而麻不出宦侍合譟茂貞入見帝曰命宰相而學士不草麻非反耶艷然出姚洎聞曰使我當直亦繼以死既而帝畏茂貞卒詔貽範還相洎代草麻自是宦黨怒倕甚從皓讓倕曰南司輕北司甚君乃崔胤王溥所薦今日北司雖殺之可也兩軍樞密以君周歲無奉入吾等議救接君知之乎倕不敢對茂貞疑帝間出依全忠以兵衛行在帝行武德殿前因至尚食局會學士獨在宮人招倕倕至再拜哭曰崔胤甚健全忠軍必濟帝喜倕曰願陛下還宮無爲人知帝賜以麪豆而去全誨誅宮人多坐死帝欲盡去餘黨倕曰禮人臣無將將必誅官婢負恩不可

赦然不三十年不能成人也蓋誅則傷仁願去尤者自內安外以靜羣心帝曰善崔胤請以輝王爲元帥帝問倕它日累吾見否倕曰陛下在東內時天陰雲王聞鳥聲曰上與后幽困鳥雀聲亦悲陛下聞之惻然有是帝曰然是兒天生忠孝與人異意遂決倕議附胤類如此帝反正勵精政事倕處可機密率與帝音谷欲相者三四讓不敢當蘇檢復引同輔政遂固辭初倕侍宴與京兆鄭元規威遠使陳班並席辭曰學士不與外班接主席者固請乃坐既元規班至終絕席全忠胤臨陛宣事坐者皆去席倕不動曰侍宴無輒立二公將以我爲知禮全忠怒倕薄已悻然出有

譖僭喜侵侮有位胤亦與僭貳會逐王溥陸扆帝以王贊  
趙崇爲相胤執贊崇非宰相器帝不得已而罷贊崇皆僭  
所薦爲宰相者全忠見帝斥僭罪帝數顧胤胤不爲解全  
忠至中書欲召僭殺之鄭元規曰僭位侍郎學士承旨公  
無遽全忠乃止貶濮州司馬帝執其手流涕曰我左右無  
人矣再貶瑩懿尉徒鄧州司馬天祐二年復召爲學士還  
故官僭不敢入朝挈其族南依王審知而卒兄儀字羽光  
亦以翰林學士爲御史中丞僭貶之明年帝宴文思球場  
全忠入百官坐廡下全忠怒貶儀棣州司馬侍御史歸藹  
登州司戶參軍

贊曰懿僖以來王道日失厥序腐尹塞朝賢人遁逃四方  
豪英各附所合而奮天子塊然所與者惟佞復庸奴乃欲  
鄣橫流支已顛寧不殆哉觀縈朴輩不次而用押豚臠拒  
羶牙趣亡而已一韓僭不能容况賢者乎

唐書列傳一百八

馬楊路盧列傳第一百九

唐書一百八十四

宋 祁 奉 敕 撰

馬植字存之鳳州刺史勛子也第進士又擢制策科補校書郎繇壽州團練副使三遷饒州刺史開成初為安南都護精吏事以文雅絢飾其政清淨不煩洞夷便安羈縻諸首領皆來納款遣子弟詣府請賦和約束植奏以武陸縣為陸州即東首領為刺史既而州部廢池珠復生以政最檢校左散騎常侍徙黔中觀察使會昌中召拜光祿卿遷大理植自以譽望在當時諸公右久補外還朝不得要官為宰相李德裕所抑內怨望宣宗嗣位白敏中當國凡德

裕所不善悉不次用之故植以刑部侍郎領諸道鹽鐵轉運使遷戶部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中書侍郎初左軍中尉馬元贄最爲帝寵信賜通天犀帶而植素與元贄善至通昭穆元贄以賜帶遺之它日對便殿帝識其帶以詰植植震恐具言狀於是罷爲天平軍節度使旣行詔抽親吏下御史獄書得交私狀貶常州刺史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起爲忠武宣武節度使卒初植兼集賢殿大學士校理楊収道與三院御史遇不肯避朝長馮緘錄其駟僕辱之植怒奏開元中麗正殿賜酒八學士張說以下十八人不知先說以學士德行相先遂同舉酒今緘辱收

與大學士等請斥之中丞令狐綯援故事論救宣宗釋不問因著令三館學士不避行臺自植始臺制三院還臺以一人爲朝長云

楊収字藏之自言隋越國公素之裔世居馮翊父遺直德宗時以上書闕下仕爲濠州錄事參軍客死姑蘇収七歲而孤處喪若成人母長孫親授經十三通大義善屬文所賦輒就吳人號神童里人多造門觀賦詩至壓敗其藩収嘲之曰爾非羸角者奚用觸吾藩切當率類此及壯長六尺二寸廣頰深頤疏眉目寡言笑博學彊記至它藝無不通解貧甚以母奉浮屠法自幼不食肉約曰爾得進士第

乃可食泮陽耕得古鐘高尺餘收扣之曰此姑洗角也既副拭有刻在兩欒果然嘗言琴通黃鐘姑洗無射三均側出諸調由羅蕙附灌木然時有安泲者世稱善琴且知音收問五絃外其二云何泲曰世謂周文武二王所加者收曰能爲文王操平泲卽以黃鐘爲宮而奏之以少商應大絃收曰止如子之言少商武絃也且文世安得武聲乎泲大驚因問樂意收曰樂亡久矣上古祀天地宗廟皆不用商周人歌大呂舞雲門以俟天神歌太簇舞咸池以祀地祇大呂黃鐘之合陽聲之首而雲門黃帝樂也咸池堯樂也不敢用黃鐘而以太簇次之然則祭天者圜鐘爲宮黃

鐘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祭地者函鐘爲宮太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訖不用商及二少蓋商聲剛而二少聲下所以取其正裁其繁也漢祭天則用商而宗廟不用謂鬼神畏商之剛西京諸儒惑圜鐘函鐘之說故其自受命郊祀宗廟樂唯用黃鐘一均章帝時太常丞鮑業始旋十二宮夫旋宮以七聲爲均均言韻也古無韻字猶言一韻聲也始以其律爲宮其律爲商其律爲角其律爲徵其律爲羽其律少宮其律少徵亦曰變曰比一均成則五聲爲之節族此旋宮也乃取律次之以示泲泲時七十餘以爲未始聞而收未冠也以兄假未仕不肯舉進士旣假禡

唐書列傳卷之九  
三  
褐乃入京師明年擢進士杜棕表署淮南推官棕領度支  
又節度劍南東西川輒隨府三遷宰相馬植表爲渭南尉  
集賢校理議補監察御史收又以假方外遷諠不可先固  
辭植嗟美爲止復爲棕節度府判官蜀有可縣直雋州西  
南地寬平多水泉可灌秔稻或謂棕計興屯田省轉饋以  
飽邊士棕將從之收曰田可致兵不可得且地當蠻衝本  
非中國今輟西南屯士往耕則姚鵠兵少賊得乘間若調  
兵捍賊則民疲士怨假令大穰蠻得長驅是資賊糧豈國  
計耶乃止始周墀罷宰相節度東川表其弟嚴掌書記俄  
而墀卒棕辟爲觀察府判官兄弟竝在幕府未幾假自浙

西判官權監察御史而收亦自西川遷兄弟同臺世榮其  
友以詳禮學改太常博士而嚴亦自揚州召爲監察御史  
收因建言漢制摠羣官而聽曰省分務而專治曰寺太常  
分務專治者也所以藏天子之旂常今旂常因車飾隸太  
僕非是未及行以毋喪免服除從淮南崔鉉府爲支使還  
拜侍御史夏侯孜以宰相領度支引判度支按遷長安令  
懿宗時擢累中書舍人翰林學士承旨以中書侍郎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始南蠻自大中以來火邕州掠交趾調華  
人往屯涉氛瘴死者十七戰無功蠻勢益張收議豫章募  
士三萬置鎮南軍以拒蠻悉教蹋張戰必注滿蠻不能支

又峙食汎舟餉南海天子嘉其功進尚書右僕射封晉陽  
縣男既益貴稍自盛滿爲夸侈門吏童客倚爲姦中尉楊  
玄价得君而收與之厚收之相玄价實左右之乃招四方  
賕餉數千諉收不能從玄价以負已大恚陰加毀短知政  
凡五年罷爲宜歛觀察使不敢當兩使稟料但受刺史俸  
留公藏錢七百萬韋保衡又劾收前用嚴譔爲江西節度  
使受謝百萬及它隱盜明年貶端州司馬吏具大舟以須  
收不從曰方謫去可乎以二小舸趨官又明年流驩州俄  
詔內養追賜死收得詔謝曰輔政無狀固宜死今獨一第  
嚴以奉先人之祀使者能假須臾使秉筆乎使者從之收

自作書謝天子丐弟嚴死奉先臣後以書授使者即仰鶴  
死帝見書惻然乃宥嚴坐收流死者十一人後一年詔追  
雪其辜復官爵子鉅鱗鉅乾寧初爲翰林學士從入洛終  
散騎常侍鱗至戶部尚書收兄發字至之登進士又中拔  
萃累官左司郎中宣宗追加順憲二宗尊號有司議改造  
廟主署新謚詔百官議發與都官郎中盧搏以爲改作主  
求古無文執不可知禮者趨之改太常少卿爲蘇州刺史  
治以恭長慈幼爲先徙福建觀察使又以能政聞朝廷意  
有治劇才拜嶺南節度使承前寬弛發操下剛嚴軍遂怨  
起爲亂囚傳舍貶婺州刺史假字仁之仕終常州刺史收

與昆弟護喪葬偃師會者千人嚴字凜之舉進士時王起  
選士三十人而楊知至竇緘源重鄭朴及嚴五人皆世胄起  
以聞詔獨收嚴累遷至工部侍郎翰林學士收知政請  
補外拜浙東觀察使收貶嚴亦斥為邵州刺史徙吉王傳  
乾符中以兵部侍郎判度支卒子涉注涉昭宗時仕至吏  
部侍郎哀帝時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為人端重有禮法  
方賊臣陵慢王室殘蕩賢人多罹患涉受命與家人泣語  
其子凝式曰世道方極吾嬰網羅不能去將重不幸禍且  
累汝然以謙靖終免于禍注為翰林學士涉已相辭內職  
為戶部侍郎

路巖字魯瞻魏州冠氏人父群字正夫通經術善屬文性  
志純潔親歿終身不肉食累官中書舍人翰林學士承旨  
文宗優遇之居循循謙飭若不在勢位者所與交雖褐衣  
之賤待以禮始終一節巖幼惠敏過人及進士第父時故  
人在方鎮者交辟之乂乃答懿宗咸通初自屯田員外郎  
入翰林為學士以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年三十  
六居位八歲進至尚書左僕射於是王政秕僻宰相得用  
事巖顧天子荒闇且以政委已乃通賂遺奢肆不法俄與  
韋保衡同當國二人勢動天下時目其黨為牛頭阿旁言  
如鬼陰惡可畏也既權侔則爭故與保衡還相惡俄罷嚴

為劔南西川節度使承蠻盜邊後巖力拊循置定邊軍於  
邛州扼大度治故關取壇丁子弟教擊刺使補屯籍由是  
西山八國來朝以勞遷兼中書令封魏國公始為相時委  
事親吏邊咸會至德令陳蟠叟奏書願請問言財利帝召  
見則曰臣願破邊成家可佐軍興帝問咸何人對曰宰相  
巖親吏也帝怒斥蟠叟自是人無敢言咸乃與郭籌者相  
依倚為姦巖不甚制軍中惟邊將軍郭司馬爾安給與以  
結士心嘗閱武都場咸籌莅之其議事以書相示則焚之軍  
中驚以有異圖恟恟遂聞京師巖坐是徙荆南節度使道  
貶新州刺史至江陵免官流儋州籍入其家巖體貌偉麗

美須髯至江陵兩昔皆白捕誅咸籌等巖至新州詔賜死  
剔取喉上有司或言巖嘗密請三品以上得罪誅殛剔取  
喉驗其已死俄而自人保衡者京兆人字蘊用父慤宣宗  
時終武昌軍節度使保衡咸通中以右拾遺尚同昌公主  
遷起居郎駙馬都尉主郭淑妃所生懿宗所愛而妃有寵  
故恩禮最異悉宮中珍玩資予之俄歷翰林學士承旨以  
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自尚主至是裁再暮又進  
門下侍郎尚書右僕射性浮淺既恃恩據權以嫌愛自肆  
所悅即擢不悅擠之保衡舉進士王鐸第于籍蕭遘與同  
升以嘗薄于已皆見斥逐楊收傾路巖人益畏之主薨而

唐書卷一百九  
七  
寵遇不衰僖宗立進司徒俄爲怨家白發陰罪貶賀州刺史再貶澄邁令遂賜死弟保乂自兵部侍郎貶賓州司戶參軍而劉瞻等坐主薨見貶者偕復起

盧攜字子升其先本范陽世居鄭擢進士第被辟浙東府入朝爲右拾遺歷臺省累進戶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乾符五年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俄拜中書侍郎刑部尚書弘文館大學士攜姿陋而語不正與鄭畋俱李勣甥同位宰相然所處議多駁初王仙芝起河南攜表宋威齊克讓曾衮皆善將爲招討使及威殺尚君長賊熾結益不制乃以王鐸鎮荆南爲諸道都統攜不悅是時黃巢已破廣州

勢張甚表求天平節度使詔宰相百官議攜素厚高駢屬令立功乃固不可巢請又欲激巢使戰而敗鐸因授率府率又徇駢與南詔和親與畋爭相恨詈繇是罷爲太子賓客分司東都俄爲兵部尚書會駢將張璘破賊帝復召攜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及鐸失守以駢代之卽按關東諸將爲鐸畋所任者悉易置內倚田令孜而外寄戎政於駢與奪惟所愛惡後病風足蹇神智冥塞事多決於親吏楊溫李脩賄賂顯行及巢破淮南璘戰死忠武兵亂天下危懼人皆咎攜始下詔以巢爲天平節度使詔下賊已破潼關明日以太子賓客罷分司東都是夜仰藥死巢入京師

斲棺磔尸於長安市于晏天祐初爲河南尉柳璨殺之  
贊曰盧攜之敗王鐸私喜駢賊遂卷咸鎬而西易若舉毛  
可謂朝無人焉唐將亾攜爲之鳴梟宜天之假手於賊而  
磔其枯骨也

馬楊路盧列傳第一百九

鄭二王韋張列傳第一百一十 唐書一百八十五

宋 祁 奉 敕 撰

鄭畋字台文系出滎陽父亞字子佐爽邁有文舉進士賢  
良方鄭書判拔萃三中其科李德裕爲翰林學士高其才  
及守浙西辟署幕府擢監察御史李回任中丞薦爲刑部  
郎中知雜事拜給事中德裕罷宰相出爲桂管觀察使坐  
吳湘獄不能直寃貶循州刺史死于官畋舉進士時年甚  
少有司上第籍武宗疑索所試自省乃可奏爲宣武推官  
以書判拔萃擢渭南尉父喪免宣宗時白敏中令狐絢繼  
當國皆怨德裕其賓客並廢斥故畋不調幾十年外更帥

鎮幕府絢去位始爲虞部員外郎右丞鄭薰誣畋罪不可任郎官出之久乃入爲刑部員外郎劉瞻爲宰相薦授戶部郎中入翰林爲學士俄知制誥會討徐州賊龐勛書詔紛委畋思不淹畧成文粲然無不切機要當時推之勛平以戶部侍郎進學士承旨瞻以諫迂懿宗賜罷畋草制書多褻言韋保衡等怨之以爲附下罔上貶梧州刺史僖宗立內徙彬絳二州以右散騎常侍召上故事兩省轉對延英獨常侍不與畋建言宜備顧問詔可遂著于令以兵部侍郎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故時宰相騶哄聯數坊呵止行人畋教導者止百步禁百官僕史不得擅至宰相府

交廣邕南兵舊取嶺北五道米往餉之船多敗沒畋請以嶺南鹽鐵委廣州節度使常荷歲煮海取鹽直四十萬緡市虔吉米以贍安南罷荆洪等漕役軍食遂饒後以王師甫爲嶺南供軍副使師甫請兼總兵而歲加獻錢二十萬緡畋曰荷且有功而師甫以利啖朝廷謀奪其兵不可罷之再遷門下侍郎封滎陽郡侯以星變求去位不許乾符六年黃巢勢寢盛據安南騰書求天平節度使帝令群臣議咸請假節以紓難畋欲因授嶺南節度使而盧攜方倚高駢使立功乃曰駢才畧無雙淮南天下勁兵又諸道之師方至叢爾賊柰何捨之令四方解體邪畋曰不然巢之

亂本於饑其衆以利合故能興江淮根蔓天下國家久平  
士忘戰所在閉壘不敢出如以恩釋罪使及歲豐其下思  
歸衆一離巢卽朽上肉耳法謂不戰而屈人兵也今不伐  
以謀而怖以兵恐天下憂未艾也僕射于琮言南海以寶  
產富天下如與賊國藏竭矣天子內亦屬駢乃然攜議畋  
曰安危屬吾等而公倚淮南用兵吾不知所稅駕會駢奏  
南蠻方彊請如西戎以公主下嫁攜又議從之畋以爲損  
國威靈不可卽抗論至相詬嫚攜怒拂衣去裾巖於硯因  
抵之帝以大臣爭口語無以示百官乃俱罷以畋爲太子  
賓客分司東都俄召拜吏部尚書明年爲鳳翔隴西節度使

募銳兵五百號疾雷將境中盜不敢發發輒得會巢陷  
都遣兵戍京師以家財勞行妻自縊戎衣給戰上帝出梁  
洋畋上謁斜谷泣曰將相悞國臣請死以懲無狀帝勞遣  
之且曰公謹扼賊衝無令得西向畋曰方艱虞時事有機  
急不可中覆請便宜從事臣當以死報國帝曰利社稷無  
不可畋還蒐士卒繕器械濬城隍使于梁者道相屬俄而  
賊使至諸將皆欲附賊畋開諭不可卽悉出金帛請得脫  
身去復不聽而使以僞赦令示軍中乃去明日詔使至畋  
召監軍袁敬宗以逆順曉諸將乃聽命刺血以盟畋遣子  
凝績從帝有詔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賊將又至畋斬于

軍餘黨數百人皆捕誅之遷檢校尚書右僕射西面行營都統軍中承制除拜乃以前靈武節度使唐弘夫爲行軍司馬中和元年賊將王璠率衆三萬來攻畋使弘夫設伏以待璠內輕畋儒柔縱步騎鼓而前畋以銳卒數千當賊疏陣而多旗幟乘高伐鼓賊不測衆寡陣未整伏發衆皆囂日暮軍四合鏖戰龍尾坡殺賊二萬級積尸數十里多獲鎧仗璠遁去禽璠子斬之威動京師時諸鎮兵在寰內尚數萬無所歸畋招來之直加慰結乃與涇原程宗楚秦州仇公遇鄜延李孝恭夏州拓拔思恭約盟傳檄天下時王命不出劔門四方謂王室微不能復興及畋檄至遠近

咸聳各治兵思立功奔問行在巢大懼不敢西謀當此時微畋天子幾殆帝聞捷曰朕知畋不盡儒者之勇乃爾弘夫取咸陽以桴濟兵渭水賊伏甲僞走弘夫與宗楚乘勝入都門爲賊所覆畋數敕無輕進二人不聽果敗以鄜夏兵屯東渭橋再進司空兼門下侍郎京城四面行營都統賜御袍犀帶拜而不賀行軍司馬李昌言屯興平遣麾下求爲南面都統輒引兵趨府畋不意見襲登城好語曰吾方入朝公能戢兵愛人爲國滅賊乎能則守此矣遂委軍去昌言自爲留後衛畋出境旣半道內慙負卽辭疾詔授太子少傅分司東都便醫於興元明年召至行在以王鐸

將兵復拜畋司空門下侍郎平章事軍務一以治決興州  
戍將孫鄴坐賊抵死畋奏言方關輔失守鄴護衆斜有功  
請免死陳秋兒保嵯峨山拒賊農不廢耕請以檢校散騎  
常侍隸奉天軍制皆可舊制使府校書郎以上滿三歲遷  
監察御史裏行至大夫常侍滿三十月遷雖節度兼宰相  
亦不敢越自軍興有歲內數遷者畋以爲不可請行營節  
度繇裏行至大夫許滿三十月遷校書郎以上滿二歲乃  
奏非軍興者如故事從之時田令孜恃權有所干請畋不  
應陳敬瑄欲以官品居宰相上畋曰外宰相安得論品乎  
平不肯處其下令孜敬瑄內常衛之賊平帝將還而李昌

言自以襲畋而奪之鎮今畋當國內不喜故三人相結而  
遣客上畋過咎帝得其情不許畋乃引疾去位入見帝曰  
乘輿東還繇大散關幸鳳翔供張頓峙一委昌言乃可安  
臣若以宰相從彼且猜阻非所以靖反側也請以散官養  
疾或羣臣有疑願出臣章示之使知天子於臣無纖芥者  
帝以其誠乃授檢校司徒太子太保罷政事以凝績爲壁  
州刺史留養徙龍州卒年六十三贈太尉後帝思畋忠力  
又贈太傅凝績數歲亦卒始李茂貞以博野裨將戍奉天  
畋召隸麾下委以游邏厚禮之茂貞感其節擢及畋還葬  
鄭表爲請謚曰文昭天復初與李思恭配饗僖宗廟廷又

贈宗楚弘夫官畋爲人仁恕姿采如峙玉凡與布衣交至貴無少易鄭毅者薰子也方畋秉政擢爲給事中至侍郎其損怨類如此巢之難先諸軍破賊雖功不終而還相天子坐籌帷幄終能復國云

王鐸字昭範宰相播昆弟子也會昌初擢進士第累遷右補闕集賢殿直學士白敏中辟署西川幕府咸通後仕夔顯歷中書舍人禮部侍郎所取多才實士爲世稱挹拜御史中丞以戶部侍郎判度支十一年繇禮部尚書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加門下侍郎尚書左僕射超拜司徒韋保衡緣恩倖輔政始由鐸得進士故謹事之雖竊政權將大

斥不附者病鐸持其事不得肆搢紳賴焉鐸亦上疏祈解乃以檢校左僕射出爲宣武節度使僖宗初以左僕射召始鐸當國練制度智慮周密時論推允會河南盜起天下跂鐸入輔又鄭畋數言其賢復拜門下侍郎平章事乾符六年賊破江陵宋威無功諸將觀望不進天下大震朝廷議置統帥鐸因請自率諸將督群盜帝卽以鐸爲侍中荆南節度使諸道行營都統以晉國公綏納流冗益募軍完器鎧武備張設李係者西平王晟諸孫敏辯善言兵然中無有鐸信之舉爲將分精兵使守湖南俄而賊捨廣州鼓而北係望風木戰輒潰鐸退營襄陽於是以高駢代之貶

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未幾召拜太子少師從天子入蜀拜  
 司徒門下侍郎平章事加侍中復以太子太保平章事是  
 時誅討大計悉屬駢駢內幸多難數偃蹇而外逗撓鐸感  
 慨王室每入對必噫嗚流涕固請行時中和二年也乃以  
 檢校司徒中書令為義成節度使諸道行營都統判延資  
 戶部租庸等使於是表崔安潛副鄭昌圖裴贄裴樞王  
 搏等在幕府以周岌王重榮諸君爽康實安師儒時溥大  
 節度為將佐而中尉西門思恭為監軍率衛兵泊梁蜀師  
 三萬壁壘屋移檄天下先是諸將環賊莫肯先反鐸傲  
 至號令殷然士氣皆起爭欲破賊以巢戰數感宦人田命

我策賊必破欲使功出于已乃搆鐸於帝罷為檢校司徒  
 以義成節度還也鐸功危就而讒見奪然卒因其勢困賊  
 後數月復京師策勳居關東諸鎮第一四年徙義昌節度使  
 鐸世貴出入裘馬鮮明妾侍且眾過魏幕府內樂禍且怨中  
 朝大臣導從訓以詭謀使伏兵高難泊劫之鐸及家屬更  
 佐三百餘人皆遇害朝廷微弱不能治其冤天下痛之弟  
 錫官汝州刺史乾符中王仙芝來攻鐸拒之自督勇士  
 與別將董漢勳守南北門城陷漢勳力戰死鐸貶韶州司  
 馬終太子賓客

王徽字昭文京兆人第進士授校書郎沈詢判度支徐商  
領鹽鐵皆辟署使府始宣宗詔宰相選可向主者或以徽  
聞徽本澹聲利聞不喜然見宰相劉瑑曰徽年過四十又  
多病不應在選瑑為言乃罷從令狐綯署宣武淮南掌書  
記召授右拾遺書三十餘上言無回忌公議浩然歸重徐  
商罷政事守江陵心欲表徽在幕府恐其不樂外忍不言  
徽自往曰公知徽安得不從商大喜表為殿中侍御史署  
節度府判官御史中丞高湜薦知雜事進考功員外郎故  
事考簿以未注上下為殿最歲久易漫吏輒竄易為徽始  
用墨遂絕妄欺擢翰林學士廣明元年盧攜罷宰相以徽

為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日黃巢入關僖宗西  
狩冒夜出徽與崔沆豆盧瑑僕射于琮詰朝乃知追帝不  
及墮崖樾間為賊所執迫還將汙以官徽陽瘖不答以刃  
環脅卒不動賊令歸第使醫護視久之守者懈乃奔河中  
裂繒書竟遣人間走蜀詔拜兵部尚書京城四面宣慰催  
陣使昭義高潯與賊戰石橋敗績其將劉廣擅還據潞州  
別將孟方立殺廣因取邢洺磁三州貳于己昭義以隸唯  
澤一州帝以兵部侍郎鄭昌圖權守潞士心多附方立昌  
圖不能制朝議以大臣鎮撫即授徽檢校尚書左僕射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領昭義節度使是時李克用亦墜澤潞

徽商朝廷力未能以兵抗之奉表固辭詔可更爲詣道租  
庸供軍使因說行營都監楊復光請赦沙陀罪令赴難其  
夏沙陀會諸軍遂平京師徽助爲多遷右僕射大亂之後  
宮觀焚殘園陵皆廢掘鞠爲丘莽乘輿未有東意詔徽充  
大明宮留守京畿安撫制置脩奉使徽外調兵食內撫綏  
流亡踰年稍稍完聚興復殿寢裁制有宜即奉表請帝東  
還又進檢校司空御史大夫仍權京兆尹官要家爭遣人  
治第侵冒齊民訟訴滿前徽不屈勢倖一平以法錄是爲  
帝左右所憎以其黨薛杞爲少尹輕其權杞方居喪徽奏  
止不使到府衆忿共譖能徽令赴行在俄授太子少師徽

遂移疾河中滿百日免帝還京師復申前授稱疾不任奉  
謁宰相疾其怨望貶集州刺史會帝避沙陀出次寶雞帝  
念徽無罪拜吏部尚書封琅邪郡侯未行而嗣襄王煜作  
亂帝進次漢中煜逼召徽以庭廢自言及煜僭號迫羣臣  
作誓牒徽託手弱卒不肯署煜平帝至鳳翔召徽爲御史  
大夫固辭足痺復拜太子少師昭宗立見便殿進對詳洽  
帝顧宰相曰徽神氣尚彊可用乃復授吏部尚書是時銓  
選失序吏肆爲姦補調重複不可檢徽爲手籍一驗實之  
遂無姦滯進右僕射大順元年卒贈司空諡曰貞譜言其  
先本魏諸公子秦滅魏至漢徙關中霸陵以其故王家爲

王氏十世祖羆仕周爲同州刺史死葬咸陽鳳政原子孫因家杜陵曾祖擇從昆第四人曰易從朋從言從皆擢進士第至鳳閣舍人者三人故號鳳閣王氏自是訖大中時登進士者十八人位臺省牧守者三十餘人徽有雅望拜宰相一日而京師亂故其設施無可道者

韋昭度字正紀京兆人擢進士第踐歷華近累遷中書舍人僖宗西狩以兵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從未幾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還京授司空再狩山南還次鳳翔李昌符亂與倉卒昭度質家族於禁軍誓共討賊士感動乃平昌符遷太保兼侍中昭宗卽位守中書令封岐國公閬州刺史

王建攻陳敬瑄於成都以昭度爲西川節度使敬瑄不內詔東川顧彥朗與建合兵以討拜昭度兼行營招撫使乃建幢節行城下諭其衆曰毋久閉壘敬瑄遣人詈曰鐵券先帝所命若何違之淹半歲始拔漢州建給昭度曰公暴師遠出事蠻夷地方山東兵連禍結朝廷不能治腹心疾也宜亟還定之敬瑄小醜當責建等可辨昭度信之請還未半道建以重兵守劔門急攻成都囚敬瑄自稱留後罷昭度爲東都留守杜讓能旣被害以司徒門下侍郎復爲平章事進大傅王行瑜求爲尚書令昭度建言太宗由是卽位後人臣無復拜者郭子儀有大功嘗授之固辭免況

行瑜乎乃更號尚父行瑜然會用李磎輔政而崔紹韋密語行瑜曰前公已爲尚書令昭度持不可今又引磎叶力此姦人務立黨與惑上聽恐事復有如杜太尉時行瑜乃與李茂貞數上書譏詆朝政昭度懼稱疾罷爲太傅致仕行瑜茂貞韓建聯兵至關下言昭度伐蜀失謀請貶之未及報而行瑜收昭度於都亭驛殺之天子不得已下詔暴其罪行瑜誅乃追復官爵許其家收葬贈太尉

張濬字禹川本河間人性通脫無檢汎知書史喜高論士友擯薄之不得志乃羸服屏居金鳳山學從橫術以押闔于時樞密使楊復恭遇之以處士薦爲太常博士進度支

貞外郎黃巢之亂稱疾挾其母走商山僖宗西出衛士食不給漢陰令李重獻糗餌數百馱士皆厭給帝異之曰爾乃及是乎對曰臣安知爲此張濬教臣也乃急召濬至行在再進諫議大宰相王鐸任行營都統奏署都統判官時王敬武在平盧盡軍最彊累召不肯應濬往說之而敬武已臣賊不迎使召濬責之曰公爲天子守藩今使者齎詔至不北面俯伏而敢侮慢公乃未識君臣大分何以長吏民哉敬武愕眙謝濬宣詔已士按兵默默濬召將佐至鞠場倡言忠義之士當審利害黃巢販鹽虜耳捨天子而臣之何利邪今誦侯勤王者踵相接公等據一州以觀成

敗後賊平將安在誠能此時共誅大盜迎天子功名富貴可反手而取吾恐公等捨安而蹈危也諸將雜然曰諫議語是敬武即引軍早從濬西擢濬為會軍使賊平以戶部侍郎判度支後再討山南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判度支濬始繇復恭進復恭中失權更依田令孜故復恭銜之及為中尉數被離間昭宗即位復恭恃援立功專任事帝稍不平當時多言濬有方略善處大計乃復見委信嘗問致治之要對曰在彊兵兵彊天下服矣天子繇是甘心於武功後與論古今事濬輒曰漢晉之遠無可道陛下春秋鼎盛富天資英特內偏宦臣外迫彊臣故不能安此臣所以痛心而泣血也是時朱全忠威振關東而安居受殺李克恭以潞州歸全忠全忠乃與幽州李匡威雲州赫連鐸上言先帝幸梁繇李克用與朱玫連和請舉兵誅之願帥兵為掎角帝詔文武四品以上議皆言王室主不寧雖得太原猶非所有濬固爭先帝時身播屯亂蓋克用全忠不相下也請因其弱討之斷兩雄勢帝曰平巢克用功第一今乘危伐之天下其謂我何又不決孔緯曰濬曰萬世之利陛下所顧一時事爾臣見師度河賊必破今留中費尚足支數年幸聽勿疑既濬緯相倡和帝乃決出師詔濬為河東行營兵馬招討制置使京兆尹孫揆為昭義節度使副之韓

建為供軍使以全忠匡威鐸並為招討使樞密使駱全諲為行營都監以汴甲三千為帳下發五十二軍邠寧廊夏雜虜合五萬帝置酒安喜樓臨餞濟飲酣泣下曰陛下偏於賊臣願以死除之復恭聞不懌率中尉等餞長樂坂以酒屬濟濟不肯舉是役也濟外幸成功而內制復恭故銜之先是汴華邠岐兵絕河會平陽汴將朱崇節已成潞濟慮汴人遂據有之乃令揆分兵趨潞以中人韓歸範持節護送至軍會太原將李存孝方攻潞揆至長子為存孝所禽汴人亦棄城去濟次陰地關諸軍壁平陽存孝擊之皆大北委伏械去濟欲衆夜遁比明軍失太平存孝進掠晉

絳慈隰其鋒甚盛濟問道出王屋奔河清桴而濟麾下略盡全諲飲藥死建遁去克用上書請罪其辭悖慢因韓歸範以聞朝廷震動即日下詔罷濟為武昌軍節度使三貶繡州司戶叅軍全忠為申請詔聽使便濟乃至藍田依韓建及韋昭度死復用緯為宰相故濟亦拜兵部尚書領天下租庸使將復用克用上言若朝以濟為相暮請以兵見乃止乾寧中罷使拜尚書右僕射上疏乞骸骨遷左僕射致仕居洛長水墅雖自屏處然朝廷得失時時言之劉季述亂濟徒步入洛泣諭張全義并致書諸藩請謀王室之難王師範起兵青州欲取濟為謀王不克全忠脅帝東遷

濬聞曰乘輿上洛則大事去矣蓋知其將篡也全忠畏濬  
構它鎮兵使全義遣牙將如盜者夜圍聖殺之屠其家百  
餘人實天復二年十二月始濬素厚永寧史葉彥彥知  
其謀以告濬子格濬度不免父子相持泣曰留則俱死不  
如去以存吾嗣格拜而辭彥率士三十人送之泝漢入蜀  
後事王建少子播聞道走淮南依楊行密時行密得承制  
除拜播請每除吏必紫極宮玄宗像前致制誥于桉乃出  
之示不忘朝廷且欲雪家冤而不克終廣陵  
贊曰唐之季嗣君暗庸天穢其德久矣纖人柄朝靡謀不  
乖如畋罾皆社稷之才當大過之世爲天下倡扶支王室  
止亂悖繆厥心悲夫

幾致中興俄而爲逆豎亂宦所乘功業無所成就濬以亂  
鄭二王韋張列傳第一百十

周王鄧陳劉趙二楊顧列傳第一百十一 唐書百十六

宋 祁 奉 勅 撰

周寶字上珪平州盧龍人曾祖代選爲魯城令安祿山友  
率縣人拒戰死之祖光濟事平盧節度希逸爲牙將每戰  
得攻魯城者必手屠之歷左贊善大夫從李膺以徐州歸  
天子父懷義通書記擢累檢校工部尚書天德西城防禦  
使以徙城事不爲宰相李吉甫所助以憂死寶籍蔭爲千  
牛備身天平節度使殷侑嘗爲懷義參軍寶從之爲部將  
會昌時選方鎮才校入宿衛與高駉皆隸右神策軍歷良  
原鎮使以善擊毬俱補軍將駉以兄事實寶寶疆毅未嘗詘

意於人官不進自請以毬見武宗稱其能擢金吾將軍以  
毬喪一目進檢校工部尚書涇源節度使務耕力聚糧二  
十萬斛號良將黃巢據宣歙徙寶鎮海軍節度兼南面招  
討使巢聞出采石略揚州僖宗入蜀加檢校司空時羣盜  
所在盤結柳超據常熟王敖據崑山王騰據葉亭宋可復  
據無錫寶練卒自守發杭州兵戍縣鎮判八都石鏡都童  
昌主之清平都陳晟主之於潛都吳文舉主之鹽官都徐  
及主之新登都杜稜主之唐山都饒京主之富春都文禹  
主之龍泉都凌文舉主之中和二年進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兼天下租庸副使封汝南郡王寶和裕喜接士以京師

陷賊將赴難益募兵號後樓都明年董昌據杭州柳超自  
常熟入睦州刺史韋諸殺之四年餘杭鎮使陳晟攻諸諸  
以州授晟寶子璵統後樓都孱不能馭軍部伍橫肆寶亦  
稍惑聲色不卹事以壻楊茂實爲蘇州刺史重斂人不聊田  
令孜以起載代之茂實不受命寶表留不聽乃殘郭署汙  
垣牖去詔以王蘊代載載留潤州初鎮海將張郁以擊毬  
事寶光啓初據賊剽崑山寶遣郁領兵三百戍海上郁醉  
而叛王蘊謂州兵還休不設備郁遂大掠蘊嬰城守寶遣  
將拓拔從討定之郁保常熟因攻常州刺史劉革迎降衆  
稍集寶遣將丁從實督兵攻之郁走海陵依鎮遏使高霸

從實遂據常州及董昌徙義勝軍節度使寶承制擢杭州都將錢鏐領州事宣州賊李君旺陷義興守之是時右散騎常侍沈誥使至江南負田令孜勢震棗州縣嗣襄王下令搜令孜黨寶收誥及趙載殺之高駢領鹽鐵辟寶子佶爲支使寶亦表駢從子在幕府駢爲都統變不禮寶寶銜之帝在蜀淮南絕貢賦謾言道浙西爲寶剽阻帝知其誣不直駢自是顯隙駢出屯東塘約西定京師寶喜將赴之或曰高氏欲圖公地寶未信駢遣人請會金山謀執寶寶答曰平時且不聞境上會況上蒙塵宗廟焚辱寧高會時耶我非李康不能爲人作功動欺朝廷也駢遣人切護寶

亦詭絕之會部將劉浩刁頽與度支催勘使太子左庶子薛朗判寶方寢外兵格鬪火照城中寶驚出諭曰爲吾用則吾兵否則寇也六州皆我鎮何往不適乃自青陽門出奔士大掠官屬崔綰陸鏐田倍皆死浩奏朗領府事實至奔牛埭駢饋以壘葛諷其且亾也寶抵于地曰公有呂用之難方作無謂我卽奔常州依丁從實召後樓都無一士至者錢鏐遣杜稜成及攻薛朗稜子建徽攻從實聲言迎寶擊破賊君旺取船八百艘遂圍常州從實奔海陵鏐具橐鞬迎寶舍樟亭未幾殺之不淹月而駢爲畢師鐸所囚寶死年七十四贈大保鏐以杜稜守常州文德元年拔潤

州劉浩亡不知所在執朗剖其心祭寶使阮結守潤州楊  
行密殺高霸而張郁丁從實皆死初黃巢平時溥遣小史  
李師悅上符璽拜胡州刺史昭宗時遷忠國軍節度使董  
昌反師悅連和與鏐有隙而結好於行密安仁義次潤州  
復助之乾寧三年率子繼徽代以地附行密其將沈攸謂  
不可繼徽乃奔揚州陳晟據睦州十八年死弟詢代立畏  
鏐忌已因徐縮亂與田頴通鏐割桐廬隸杭州詢遂絕鏐  
攻蘭溪鏐使方永珍擊詢天祐元年行密遣將闕昝陶雅  
救之執鏐弟鎰大將王求顧全武等未幾鏐將楊習攻婺  
州詢乃奔楊渥渥以金師會守之及鏐破衢州師會走鏐

### 取其地

王處存京兆萬年人世籍神策軍家勝業里爲天下高貴  
父宗巧射利侈靡自奉僮千人以此奮累除檢校司空金  
吾大將軍遙領興元節度使處存自右軍鎮使歷檢校刑  
部尚書定州制置使累遷義武節度使黃巢陷京師處存  
號哭不候詔分麾下兵二千間道至山南衛乘輿外約王  
重榮連盟進屯涇橋而涇州行軍司馬唐弘夫亦屯涇北  
詔處存檢校尚書右僕射督戰俄拜東南面行營招討使  
中和二年授京城東面都統每痛國難未夷語輒流涕軍  
中多處存義愈爲之用素善李克用又故婚好遣使十輩

曉譬迎勸卒共平京師王鐸差興復功以勤王舉義處存  
爲第一收城破賊克用爲第一遷檢校司空復出兵三千  
屬大將張公慶會諸軍捕巢泰山滅之進檢校司徒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田令孜討王重榮徙處存節度河中上書言  
重榮有大功不可改易搖諸侯之心不納趣上道軍次晉  
州刺史冀君武閉門不內而重榮拒詔處存臨事通便宜  
有大將風幽鎮兵悍馬彊其地執也而易定介於其間侵  
軼歲至及李匡威得志謀并取之處存善脩鄰驩內撫民  
有恩痛折節下賢協穆太原以自助遠近同心歲時講兵  
與諸鎮抗無能侵軋者累加侍中檢校太尉卒年六十五

贈太子太師謚曰忠肅三軍迹河朔舊事推子部由副使  
爲留後昭宗從之累拜節度使加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又進太保光化三年朱全忠使張存敬攻幽州以  
瓦橋灣潦道祁溝關部方與劉守光厚乃昇叔處直兵擾  
其尾令騎將甄瓊章次義豐而存敬游奕騎已至且戰且  
引十餘里執瓊章而氏叔琮下深澤執大將馬少安圍祁  
州屠之斬刺史楊約休兵十日處直壁沙河存敬軍河北  
挑戰處直不出涉河乃戰處直大敗亡大將十五士死者  
數萬存敬收械甲以賦戰士而焚其餘遂圍定州部斬親  
吏梁汶移書存敬且請盟俄而外郭陷部以其族奔太原

使處直主留後全忠亦至處直辭曰敝邑事上未嘗不忠  
事鄰未嘗不禮弗虞君之見攻也全忠責何故事克用答  
曰太原藉兄弟之舊修好往來常道也君苟爲罪請改圖  
全忠許之處直以從孫爲質上所持節卽獻絹三十萬具  
牛酒犒師存敬取成而還全忠表處直爲節度留後檢校  
尚書左僕射部至太原克用表爲檢校太尉卒處直字允  
明天復初爲太原郡王

鄧處訥字冲韞邵州龍潭人少從江西人閔頊防秋安南  
中和元年還道潭州逐觀察使李裕召諸州戍校詢曰天  
下未定今與君等安護州邑以待天子命若何衆稱善乃

推頊爲留後請諸朝僖宗方在蜀遣使者撫慰當是時撫  
州刺史鍾傳據洪州議者欲二盜相噬卽復置鎮南軍擢  
頊節度使頊悟不受命更爲檢校尚書右僕射欽化軍節  
度使以處訥爲邵州刺史朗州武陵人雷滿者本漁師有  
勇力時武陵諸蠻數叛荆南節度使高駢擢滿爲裨將將  
鎮蠻軍從駢淮南逃歸與里人區景思獵大澤中嘯亡命  
少年十八署伍長自號朗團軍推滿爲帥景思爲司馬襲  
州殺刺史入桂峯詔授朗州兵馬留後歲略江陵焚廬落劫  
居人俄泄之武貞軍節度使先是取溪人周岳與滿狎因獵  
宰肉不平而鬪欲殺滿不克見滿已據州悉衆趨衡州逐

刺史徐顛詔授衡州刺史石門峒酋向瓌請得志亦集  
夷獠數千屠牛勞衆操長刀拓弩寇州縣自稱朗北團陪  
澧州殺刺史呂自牧自稱刺史項既彊大且治人有恩哀  
徐顛窮率兵納之向瓌召梅山十峒獠斷邵州道項掩其  
營周岳靈軍誘戰項墮伏中故大敗淮西將蕃皓殺項岳  
聞亂以輕兵入潭州自稱欽化軍節度使處訥聞之哭諸  
將入弔處訥曰與君等荷僕射恩若合一州之兵問周岳  
罪奈何衆曰善於是礪甲訓兵積八年結雷滿爲援攻岳  
斬之自稱留後昭宗詔拜武安軍節度使不三日會劉建  
鋒馬殷兵至攻澧陵處訥遣邵州豪傑蔣勛鄧繼崇率兵  
三千斷龍回關勛以牛酒犒師殷說勛曰劉公勇智絕人  
術家言當與翼軫間今精兵十萬攻必下戰必克收敗衆  
以餉軍公哀鄉兵扞關殆矣不如下之富貴可得也勛謂  
然又其下畏建鋒虐夜棄甲走建鋒至關曰此天意也盡  
用邵旗鎧趨潭州守者以爲勛軍納之旣入處訥方宴執  
而殺之建鋒許勛賞未及行遣請弗許勛怒率鄧繼宗攻  
湘卿取邵州進壁定勝武安建鋒使殿督諸將擊之殷大  
敗走江澣鄉人夏侯陟殺殷以奇兵出迪田踰澗山據江  
爲壁伏兵于奔誘勛度江勛見士未陣爭出鬪殷分兵襲  
其壁麾澣江軍夾擊勛大敗拔定勝一壁進圍邵州未下

而建鋒死殷代爲節度使勛請和不許卒禽勛斬之是時  
道州蠻酋蔡結何庾衡人楊師遠各據州叛宿人魯景仁  
從黃巢爲盜至廣州病不能去以千騎留連州衆飢從蔡  
結求糧乃相倚仗與州戍將黃行存誘工商四五百人據  
連州郴人陳彥謙殺刺史董岳發官帑募士自稱都統勝  
兵四千零陵人唐行晏乘巢亂脅衆自防盜永州殺刺史  
鄭蔚與景仁合從數遣謀殷虛實完壘自守殷遣將李瓊  
攻永州殺行晏李瑋攻道州蔡結約峒獠爲援久不勝謀  
曰蠻所恃林藪耳乃屯大川伐山焚林獠驚走城陷執蔡  
結何庾殷斬之李瓊出來陽常寧攻郴州陳彥謙出戰軍

亂不能陣斬彥謙進圍連州魯景仁乘城守三日不下夜  
焚其門入之景仁自刺死項字公謹滿字秉仁岳字峻昭  
行旻字昌圖滿不修飭每宴使客抵寶器潭中曰此水府  
也蛟龍所憑吾能沒焉乃裸入水俄取器以出累遷檢校  
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天復元年卒子彥威自立間荆  
南節度使成汭兵出襲江陵入之焚樓船殘墟落數千里  
無人跡弟彥恭結忠義節度趙匡凝以逐彥威據江陵匡  
凝弟匡明擊之還走朗州

陳儒江陵人世爲牙右職廣明元年以鄭紹業爲荆南節  
度使時朗州刺史段彥謩方據荆南紹業憚之踰半歲乃

唐書卷一百一十八  
至僖宗入蜀召紹業還行在以彥暮代節度彥暮與監軍朱敬玫不平謀殺之敬玫覺先率兵入其府彥暮方寢拔劍縋城奔親軍壘不得入彥暮曰而等負我俄見害親屬僚佐皆死敬玫以少尹李燧爲留後且誣彥謨以罪帝遣中人似先元錫王魯琪慰撫密戒曰若敬玫可誅誅之以爾伏而魯琪爲副敬玫盛兵出迎元錫等不敢發而還復詔鄭紹業爲節度使逗留不進敬玫署儒領府事明年遷檢校工部尚書爲節度使進檢校右僕射敬玫有悍卒三千號忠勇軍暴甚儒不能制初紹業將申屠琮率兵五千援京師旣歸儒告以忠勇撓治琮請除之大將程君從聞

之率衆奔澧州琮追斬百餘人軍乃潰已而琮復顛軍雷滿三以兵薄城儒厚啖以利乃去淮南將張瓌韓師德據復岳二州自署刺史儒請瓌攝行軍司馬師德攝節度副使共擊滿師德兵上峽大略去瓌引兵入逐儒儒將奔行在旣又劫還囚之瓌滑州人暴勇而殘荆故將夷戮幾盡時以楊玄暉代敬玫監軍召敬玫還成都懼帝治前罪稱疾自解前此數殺大將富商故積賄每曝衣統繡不可計瓌見心動遣卒賊之敬玫衣黃衣盜刺其腹死秦宗言來寇馬步使趙匡欲奉儒出瓌覺之殺匡而絕儒食七日死瓌固壘二歲樵蘓皆盡米斗錢四十千計杯而食號爲通

勝疫死者爭啗其尸縣首于戶以備饌軍中甲鼓無遺夜擊闔爲警宗言不能下乃解去二年宗權遣趙德諱攻瓌瓌求救於歸州刺史郭禹禹率峽州刺史潘章解圍明年德諱又至諸將困于戰城遂陷瓌死人无識者併尸于井復州長史陳璠從瓌至江陵密斷瓌首置囊中走京師獻之授安州刺史

劉巨容徐州人爲州大將龐勛之反自拔歸授埔橋鎮遏使浙西突陣將王郢反攻明州巨容以筒箭射郢死拜明州刺史徙楚州團練使黃巢亂江淮授斬黃招討副使徙襄州行軍司馬檢校右散騎常侍巢據荆南俄遷山南東

道節度使以扞巢屯團林江西招討使曹全晟與巨容守荆門關與賊戰巨容僞北巢追之伏與林樾間賊大敗執賊將十三人轉鬪一舍虜獲不可計巢浮江東奔追容追之率十俘八以功遷檢校禮部尚書諸將欲乘勝追斬巢巨容止曰朝家多負人有危難不愛惜官賞事平卽忘之不如留賊爲富貴作地諸將謂然故巢復熾及陷兩京巨容合諸道兵討之授南面行營招討使累兼天下兵馬先鋒開道供軍糧料使檢校司空封彭城縣侯巨容明吏治時僖宗在蜀公卿多因巨容護赴行在山南西道節度使鹿晏弘爲禁軍所逐引麾下東出襄鄧秦宗權遣趙德諱

合晏弘兵攻襄州巨容不能守奔成都始揚州人申屠生能化黃金高駢客之爲呂用之所譖亡奔襄漢駢遣人捕得生見巨容自言其術巨容留不遣田令孜之弟道襄州巨容出金夸之及在蜀匿生使術不得傳令孜恨之龍紀元年殺巨容夷其宗生并死巨容部將馮行襲者均州武當人以謀勇稱里中中和初鄉豪孫喜聚衆數千人謀攻城行襲伏士江隩以單舟迎喜曰州人思得將軍久矣顧將軍兵多必剽掠若留衆江北以輕騎進我爲鄉導城可下喜信之旣度江吏出迎伏甲興行襲擊喜斬之衆皆潰行襲乘勝逐刺史呂燁據均州巨容因表爲刺史帝在蜀均之右有長山當襄漢貢道有劇賊劇險劫獻物行襲平之武定節度使楊守忠表爲行軍司馬使領兵隘谷口以通秦蜀鳳翔李茂貞養子繼臻據金州行襲攻拔之昭宗即授金州防禦使時山南西道節度使楊守亮將襲京師道金商行襲逆戰破之就擢戎昭軍節度使朱全忠圍鳳翔神策中尉韓全誨遣中人二十輩督江淮兵過其州行襲方附全忠盡殺之收詔書送全忠天祐二年王建遣將王思綰攻行襲敗其兵州大將金行全出降行襲奔均州建以行全爲子更名宗朗授觀察使以渠巴開三州隸之宗朗不能守焚郭邑去全忠以行襲不足禦建遣別將屯金

州行襲議徙戎昭軍於均州以金房爲隸全忠以金人不樂行襲以馮恭領州罷防禦使而廢戎昭軍

趙德諲蔡州人從秦宗權爲右將以討黃巢功授申州刺史光啓初與秦誥鹿晏弘合兵攻襄州節度使劉巨容奔成都宗權假德諲山南東道節度留後進攻荆南悉收寶貨留裨將王建肇守之遣人纜數百室明年歸州刺史郭禹來討建肇納之奔黔州德諲失荆南又度宗權必敗舉地附朱全忠全忠方爲蔡州四面行營都統即表以自副加忠義軍節度使宗權平加中書令封淮安郡王卒子匡凝嗣字光儀由唐州刺史自爲山南東道節度留後昭宗

即授節度使不三年以威惠聞累遷檢校大尉兼中書匡凝矜嚴盛飾前後持鑑自照全忠之敗清口匡凝與奉國節度使崔洪河東李克用淮南楊行密約合兵攻全忠會方城鎮遏使度彰奔全忠發其謀全忠移書切責使氏叔琮攻唐州刺史趙匡璠降進圍隋州執刺史趙匡璠斬首五千級拔鄧州執刺史國湘匡凝懼乞盟全忠使親將陳俊王紳入叔琮軍崔洪留之紳云歸洪與行密欲邀友恭軍不克會河東客伊超使淮南還過蔡洪亦留之因是弁俊送全忠以部將苛拘爲解遣兄賢會全忠還之賢洪子於汴全忠使賢調蔡卒二千出戍將行大將崔景思

不悅殺賢洪懼驅民趨申州遂奉行密麾鼓旦日發軍武昌杜洪邀之弗及蔡士多士去從者纔二千人天祐元年封匡凝為楚王時諸道不上供唯匡凝歲貢賦天子全忠方圖天下遣人諭止之匡凝流涕曰吾為國屏翰渠敢有他志副使王筠勸絕全忠全忠怒出兵攻之弟匡明大破汴軍於鄧州因勸匡凝與王建連和及荆南成汭敗匡凝取江陵表匡明為荆南節度留後有詔拜檢校司徒荆南節度行軍司馬全忠以其兵分可圖也乃使楊師厚攻匡凝自將中軍繼之屯臨漢匡凝遣客謝囚不遣敗荆南救兵俾其將全忠循江而南師厚繇陰谷伐木為梁匡凝以兵

二萬瀕江戰大敗乃燔州單舸夜奔揚州行密見之曰君有鎖輕車重馬輸於賊今敗乃歸我邪筠自殺全忠以師厚為山南東道節度留後遂趨江陵匡明亦謀奔淮南子承規諫曰昔諸葛兄弟分仕二國若適揚州是自取疑也匡明謂然乃趨成都王建待以賓禮授武信軍節度使分其眾為崇義勇義順義廣義四都全忠遂有荆南

楊守亮曹州人本姓訾名亮與弟信俱從王仙芝為盜亮身長七尺餘色如鐵仙芝死又事徐唐莒劫剽洪饒二州楊復光平江西得其兄弟養為假子以信養於弟復恭家曰守亮守信復恭收京師守亮以戰多拜山南西道節度

使檢校太保守信興平軍節度使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復恭又以假子守貞爲龍劔節度使守忠爲武定軍節度使守厚爲綿州刺史初朱攻取興鳳州虢州刺史滿存以兵赴行在復收二州昭宗擢爲感義軍節度使累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復恭四假子及利閩觀察使席儔等共攻王建建軍已圍楊晟分軍逼守厚軍未成列而敗先是守貞守忠聞建兵出拔衆奔綿州并力共攻東川弗勝建將華洪以兵萬人壁綿州之郊敗守忠守厚二人分道行收兵趨閬州始復恭敗依守亮而鳳翔李茂貞邠寧王行瑜鎮國韓建等共劾守亮納一人請以鎮兵討之

茂貞自爲興元節度使以書誚責宰相帝爲削守亮官爵因詔茂貞問罪滿存來救不克以衆入興元茂貞拔興鳳洋三州破守亮於西乘勝入興元復恭挾諸假子及存奔閬州洪進圍之帝以徐彥若帥鳳翔以興元授茂貞茂貞不肯拜帝乃以其子繼密爲興元節度使俄而洪拔閬州守亮等皆挺身走將北奔太原趨商山飢甚丐食于野爲邏戍所縛見韓建守亮視建左右八百人皆常隸已語建曰此屬吾養之素厚無一爲我死公無費衣食不如殺之建許諾復曰公幸貸我俾生見天子陳先人功萬有一不死建檻車送京師吏縛以帛內毬于口帝御延喜樓問

狀守亮不得語頷而已左右白服罪即執獻太廟斬獨柳  
下梟于市守厚死巴州麾下兵多歸王建存奔京師爲左  
武衛大將軍

楊晟不詳宗系隸鳳翔軍節度使李昌符畏其勇欲殺之  
妾周摘使亡去隸神策軍爲都校僖宗在陳倉邠寧朱玫  
遣萬騎合昌符追行在乃擢晟感義軍節度使檢校司空  
守大散關玫兵攻關晟數卻戰潘氏遂大敗內外無固志  
帝更徙興元晟西奔玫取興鳳二州晟襲文州逐刺史據  
成龍茂等州王建攻成都田令孜以晟故將與連和假威  
戎軍節度使守彭州晟擊建無功引還且畏建圖已乃約

山南西道節度使楊守亮兄弟合謀拒建掠新繁焚漢州  
又攻東川顧彥暉爲建兵所逐建使王宗裕率騎五萬圍  
晟食四郊麥掠民資產晟假子實以騎八千降於建建以  
奇兵襲楊守厚等皆亡去晟開門決戰大敗遂約降建饋  
十羊晟曰以我爲杙上肉乎不出建築甬道屬陣以入斬  
晟首晟有仁心下懷其恩雖城中食盡無叛者初昌符死  
晟得其妾周毋事之周請爲妻晟固辭旦夕問省乃視事  
愛將安師建者勇而有禮旣就執建顧曰爾報楊司徒足  
矣能從我乎謝曰司徒誓同死生不忍復戴日月三謂不  
回乃戮之

顧彥朗彥暉者豐州人竝爲天德軍小校其使蔡京以兄弟有封侯相每厚禮之使子贈賚稍稍進秩黃巢亂長安率軍同復京師彥朗遷累右衛大將軍光啓中擢拜東川節度使檢校太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至劔門陳敬瑄使吏奪其節彥朗不得入保利州敬瑄誣劾彥朗擅興兵掠西境僖宗下詔申曉講和乃得到軍署彥暉漢州刺史初楊守亮忌壁州刺史王建凶暴欲逐之建聞合溪洞豪酋取閬州擊利州刺史走即據二州守亮不能制彥朗與建雅舊陰助貲饒建攻成都彥朗挾故憾與并力道路鄣梗敬瑄告難于朝帝詔和解又敕李茂貞鑄諭會彥朗卒彥

暉自知留後明年爲節度使中人送節爲綿州刺史楊守厚所留守厚發兵攻梓州彥暉告急于建建使李簡救之戒曰賊破并取彥暉無須再往也簡破守厚軍彥暉辭疾不克取建素有吞噬心以彥朗與婚媼久未忍及彥暉則交好愈疏而境上關賦相警詬建怒景福元年遂攻彥暉彥暉請救於楊守亮遣楊子彥戍梓執建大將王宗弼彥暉責曰王公何以見討君爲大將不諫云何宗弼謝罪即解縛使就館纒幕衾服皆具更養爲子改名琛明年建將華洪破綿州守厚走得彥暉節時詔已進彥暉檢校司空東川節度使矣乾寧二年昭宗在石門督彥暉建赴行在

建率兵二十萬次綿州即劾彥暉劫輜運回襲之彥暉不敢出但遣人塞建舟路建遂擊取巴閬蓬渠通果龍利八州帝遣中人為兩川宣諭協和使建奉詔還而兵不解彥暉謀窘因大略漢眉資簡等州李茂貞亦欲爭其地使子興元節度使繼密引軍救彥暉以窺東川四年華洪率衆五萬攻彥暉取渝昌普三州壁梓州南敗彥暉兵奪鎧馬八百凡五十戰圍遂固帝仍遣左諫議大夫李洵諭止建拒命帝以嗣郟王戒丕鎮鳳翔徙茂貞代建皆不奉詔梓有鏡堂世稱其麗彥暉嘗命諸將堂上養子瑤尤親信彥暉以所佩劍號疥癆眉佩之使侍左右嘗與諸將曰與公

等生死同之違者先齒齧焉寔亦曰諾及圍急瑤請襲建信飲得同死彥暉顧王瑤曰爾非我舊哥自求生指頰墮今遂彥暉手殺妻子乃自刎宗族諸將皆死麾下兵猶七萬初華昭度為討使彥暉建皆為大校彥暉詳緩有儒者風建左右斃者無面若鬼見者皆笑至是錄笑者皆殺之私署洪為東川節度留後

黃曰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嫉其為中國之害也春秋之世楚滅陳鄭而卒復其祀聖人善之處存乎苗巢定京師功冠諸將昭宗嘗有意都襄陽依趙凝以自全大抵唐室奔翰皆為朱温所翦覆於夷狄荆舒之為害也甚矣

周王... 卷一百七

二王諸葛李孟列傳第一百一十三 唐書一百八十七

宋 祁 奉 敕 撰

王重榮太原祁人父縱大和末為河中騎將從石雄破回鶻終鹽州刺史重榮以父任為列校與兄重盈皆以毅武冠軍擢河中牙將主呵察時兩軍士干夜禁捕而鞭之士還訴於中尉楊玄寔玄寔怒執重榮讓曰天子爪士而藩校辱之答曰夜半執者姦盜孰知天子爪士具言其狀玄寔嘆曰非爾明辨孰由知之更諉於府擢右署重榮多權詭眾所嚴憚雖主帥莫不下之稍遷行軍司馬黃巢陷長安分兵略蒲節度使李都不能支乃臣賊然內憚重榮表

以自副地邇京師賊調取橫數使者至百輩坐傳舍益發  
兵吏不堪命重榮脇說都曰我所絕謀紆難以外援未至  
今賊責日急又收吾兵以困我則亡無日矣請絕橋嬰  
城自守不然變生何以制之都曰吾兵寡謀不足絕之禍  
且至願以節假公遂奔行在重榮乃悉驅出賊使斬之因  
大掠居人以悅其下天子使前京兆尹竇滂問道憫其重  
因詔代都重榮率官屬奉迎滂至大饗士滂言曰天子以  
大臣守土誰得逐之爲我疏首惡者衆無敢對重榮佩刀  
歷階曰首謀者我也尚誰索目滂更趣具騎滂卽奔還重  
榮遂主畱後賊使健將朱溫以舟師下馮翊黃鄴率衆自

戰行密卧帳中令曰賊近報我俄而陷一屯別將李宗禮  
入曰兵相迫戰且不利請堅壁徐引歸可也李濤怒曰以  
順去逆何衆寡爲今尚何歸願以所部前死行密喜益甲  
出戰俘殺如藉彥軍不出會駢死襲勸行密舉軍縞素大  
臨三日進攻城未能下用之將張審晟詭伏西壕殺閹者  
啓外兵彥軍疲守邏皆潰去行密入據揚州未閱月孫儒  
奄至兵銳甚襲見行密曰公之入以少擊衆室家未完若  
外被重圍情見勢殆不如避之行密執海陵鎮遏使高霸  
殺之并其衆輦所收財歸于廬於是朱全忠自爲淮南節  
度使遣將張廷範致命而授行密副使以行軍司馬李璠

知留後行密大怒廷範璠不敢入全忠更請以行密知觀  
察留後當此時孫儒彊赫然有吞吳越意行密欲遣保海  
陵襲勸還廬州治兵爲後計行密乃還旣又謀趨洪州襲  
不可曰鍾傳新興兵附食多未易圖也孫端據和州趙暉  
屯上元結此二人以圍宣州我綽綽有餘力矣行密從之  
端暉次采石行密自糝潭濟端等戰不勝襲勸行密速趨  
曷山堅壁以須宜人求戰示以弱待其怠一舉可禽宣將  
蘇塘兵二萬對屯行密不戰分奇兵伐木開道四出塘驚  
北遂圍宣州刺史趙錕糧盡親將多出降初行密有銳士  
五千衣以黑繒黑甲號黑雲都又并盱眙曲溪二屯籍其

朱攻進討壁沙苑重榮詒克用書且言奉密詔須公到使  
我圖公此令致朱全忠朱攻之惑上也因示僞詔克用方  
與全忠有隙信之請討全忠及攻帝數詔和解克用合河中  
兵戰沙苑攻大敗奔邠州神策軍潰還京師遂大掠克用乘  
勝西天子走鳳翔俄嗣襄王煜僭位重榮不受命與克用謀  
定王室楊復恭代令致領神策故與克用善遣諫議大夫劉  
崇望齋詔諭天子意兩人聽命卽獻縑十萬願討攻自贖崇  
望還羣臣皆賀重榮遂斬煜長安復平然性悍酷多殺戮少  
縱舍嘗植大木河上內設機軸有忤意者輒置其上機發皆  
溺堂辱部將常行儒行儒怨之光啓三年引兵夜攻府重榮

唐書傳卷三十三  
三  
亡出外詰旦殺之推立重盈重盈前此已歷汾州刺史黃巢  
度准擢陝虢觀察使重榮據河中三遷檢校尚書右僕射即  
拜節度使未幾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及代重榮留長子珙領  
節度事入殺行儒軍復安昭宗立進太傅兼中書令封琅邪  
郡王父子兄弟相繼帥守而從子蘊亦爲忠武節度使乾寧  
二年重盈死軍中以其兄重簡子珂出繼重榮故推爲留後  
珙與弟絳州刺史瑤爭河中上言珂本家蒼頭請選大臣鎮  
河中文與朱全忠書言之珂急乃遣使請婚於李克用克用  
薦之天子許嗣鎮然猶以崔胤爲河中節度使珙復構珂於  
王行瑜李茂貞曰珂不受代且晉親也將不利於公行瑜等

約韓建共薦珙詔曰吾重已授珂矣重榮有大功不可廢  
行瑜怒使其弟行約攻珂克用遣李嗣昭援之敗珙於猗  
氏獲其將李璠三鎮銜帝之却其請也連兵犯京師謀廢  
帝誅執政而立吉王固請授珙河中克用聞之怒以師討  
三鎮瑤珙兵引去克用拔絳州斬瑤而屯渭北敗行約於  
朝邑行約走京師弟行實在左軍共說樞密使駱全瓘謀  
挾帝幸邠右軍李繼鵬以告中尉劉景宣二人茂貞黨也  
欲以兵劫全瓘等請帝幸鳳翔兩軍合謀承天門街帝登  
樓喻和之繼鵬怒輒射帝縱火焚門帝率諸王及衛兵戰  
繼鵬矢及帝胷軍乃退帝出幸定州將李筠軍嗣廷王戒

不嗣丹王允以鹽州六都兵從帝出啓夏門次于郊兩軍  
憚鹽州兵銳各走其軍帝次莎城百官繼至士民從者亦  
數萬帝欲入谷中自固以谷有沒唐石惡之徙石門民匿  
保山谷間帝每出或獻飴漿帝駐馬爲嘗民皆流涕旣而  
遣嗣薛王知柔及劉光裕還京師克用遣使者奔問行在  
帝因詔克用珂以兵趨新平入詔涇州張鐸會克用軍以  
扼岐陽克用在河中未出也帝懼茂貞之逼復使嗣延王  
戒丕以御服玉器賜之督其西乃壁渭北進營渭橋於是  
行瑜壁興平茂貞壁鄆行瑜兵數卻茂貞懼斬繼鵬傳首  
以謝繼鵬姓閻名珪左神策軍拍張人爲茂貞養子云詔

前行瑜官爵以克用爲邠寧四面行營都招討使珂爲糧  
料使克用遣子存貞請天子還宮詔以騎三千戍三橋帝  
旣還加珂檢校司空爲節度使克用以女妻之珂親迎太  
原以李嗣昭助守河中因攻珙珙戰數北珙任威震殺人  
斷首置前而顏色泰定下恐不敢叛然稍弱無鬪志光化  
二年爲部將李璠所殺自爲留後詔代珙節度又失衆凡  
五月爲牙將朱簡所殺挈其地入朱全忠表授節度使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更名友謙珙殺給事中王祝等十餘人  
幕府遭戮辱甚衆人有罪輒刺斫以逞祝者故爲常州刺  
吏避難江湖帝聞剛鯁以給事中召道出陝珙謂且柄任

厚禮之祝鄙其武暴不降意既宴盛列珍噐音樂琪請於  
祝曰僕今日得在子弟列大賜也三請祝不答琪勃然曰  
天子召公公不可留此遂罷遣更就道殺之族其家投諸  
河以溺死聞帝不能詰賦死贈太師詔陝州寃死者有司  
弔祭存 問其家始全忠擊揚行密不能克諷荆襄青徐  
等道請已為都統以討行密帝依違未報而珂與太原鎮定  
等道亦請加行密都統以討全忠繇是兩罷之全忠怨珂  
不忘也帝為劉季述所廢珂憤見顏色屢陳討賊謀既反  
正首獻方物帝甚倚之而全忠以克用方疆不敢加兵及  
王鎔誑服拔定州而克用兵折乃謂其將張存敬曰珂恃

太原侮慢我爾持一繩縛之存敬以兵數萬度河由含山  
襲絳州刺史陶建釗晉州刺史張漢瑜皆降以何綱戍之  
進攻珂全忠率師繼進卽劾珂交構克用為方鎮生事不  
可赦珂乞師太原為綱所走不能進珂急使妻遺克用書  
曰賊攻我朝夕見俘乞食大梁矣克用答曰道且斷往救  
必俱亡不如歸朝廷珂窮遣使告李茂貞曰上初反正詔  
藩鎮無相侵而朱公不顧約以攻敝邑敝邑亡則邠岐非  
君所保天子神器斂手付人矣宜與華州韓公出精銳固  
潼關以張兵勢僕不武公其惠我西偏地以為扞守蒲請  
公自有之關西安危國祚長短繫公此舉也茂貞不答珂

益賊會橋毀潛具舟將遁夜諭守兵無肯爲用者牙將劉  
訓叩寢門珂疑有變叱之訓自袒其衣曰苟有它請斷臂  
自明珂出問計所宜答曰若夜出人將爭舟一夫鴟張禍  
繫其手如旦日以情諭軍中宜有樂從者可則濟否則召  
諸將行成以緩敵徐圖所向上策也珂然之明日登城語  
存敬曰吾於朱公有父子驩君姑退舍須公至吾自聽命  
乃執太原諸將并奉節印內存敬軍豎太幡城上遣兄璘  
與諸將樊洪等見存敬存敬解圍而戍以兵全忠自洛至  
全忠王出也始背賊事重榮約爲甥舅德其全已指日月  
曰我得志凡氏王者皆事之至是忘誓言過重榮墓僞哭

而祭次虞 珂欲面縛牽羊以見全忠報曰舅之恩無日  
可忘君若以亾國禮見黃泉其謂我何珂出迎握手泣下  
駢轡以入居旬日以存敬守河中舉珂室徙于汴後令入  
覲遣人賊之於華州自重榮傳珂凡二十年

諸葛爽青州博昌人爲縣伍佰令笞苦之乃亾命沈浮里  
中龐勛反入盜中爲小校勛勢蹙率百餘人與泗州守將  
湯羣自歸累遷汝州防禦使李琢討沙陀於雲州表爲北  
面詔討副使徙夏綏銀節度使檢校尚書右僕射黃巢犯  
京師詔率代北行營兵入衛次同州降賊僞署河陽節度  
使代羅元杲元杲者本神策將狀短陋倚中官勢剽財輸

京師凡鉅萬人怨之爽至募州人戰衆不從相率迎爽元  
杲奔行在爽間道奉表僖宗以自明詔拜節度使李克用  
援陳許道天井關爽懼不肯假道出屯萬善克用自河中  
趨汝洛爽累授京師東南面招討諸行營副都統左先鋒  
使兼中書門下平章事朱温爲賊守同州爽率輕兵入之  
温偃旗設伏以待爽謂賊遁士解甲就舍伏發爽悉棄鎧  
馬奔還至修武爲魏博韓簡擊敗之不敢入簡留將趙文  
珩戍河陽自攻鄆時中和二年也河陽人誘爽自金商馳  
復入之厚禮文珩及戍人還之魏於是爽攻新鄉簡自鄆  
來戰獲嘉西簡陰窺關中其下不悅裨將樂彥禎間衆之

隙引其軍先還故簡兵八萬自潰相籍潯清水至不流明  
年詔爽爲東南面招討使伐秦宗權表李罕之自副爽雖  
興庸廝善吏治法令澄壹人無愁咨擢累檢校司空光啟  
二年卒其將劉經與澤州刺史張言共立爽子仲方爲留  
後爲蔡賊孫儒所攻奔于汴儒取孟州

李罕之陳州項城人少拳捷初爲浮屠行乞而窮日無得  
者抵鉢禡祗枝去聚衆攻剽五臺下先是蒲絳民壁摩雲  
山避亂羣賊徃攻不克罕之以百人徑拔之衆號李摩雲  
隨黃巢度江降于高駢駢表知光州事爲秦宗權所迫奔  
項城收餘衆依諸葛爽署懷州刺史爽伐宗權卽表以自

副屯睢陽無功又表爲河南尹東都留守使捍蔡河東李  
克用腕上源之難喪氣還罕之迎謁謹甚勞餼加等厚相  
結罕之因府爲屯會孫儒來攻罕之不出數月走保齔池  
東都陷儒焚宮闕剽居民去爽遣將收東都罕之逐出之  
爽不能制俄而爽死其將劉經張言共立爽子仲方欲去  
罕之而罕之故與郭璆有隙擅殺璆軍中不悅經間衆怒  
襲其壁罕之退保乾壕經追擊反爲所敗乘勝入屯洛陽  
死中經戰不勝還河陽罕之屯鞏將度汜經遣張言拒河  
上反與罕之合攻經不克屯懷州孫儒逐仲方取河陽自稱  
節度使俄而宗權敗棄河陽走罕之言進收其衆勾援河

東克用遣安金俊率兵助之得河陽克用表罕之爲節度  
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有詔與屬籍又表言爲河南尹東  
都留守罕之與言甚篤然性猜暴是時大亂後野無遺糝  
部卒日剽人以食又攻絳州下之復擊晉州王重盈欲出  
汴兵救罕之解圍還而言善積聚勸民力耕儲廩稍集罕  
之食之士仰以給求之無厓言不能馱罕之拘河南官吏  
笞督之又東方貢輸行在者多爲罕之邀頡重盈反間於  
言文德元年罕之悉兵攻晉州言夜襲河陽俘罕之家罕  
之窮奔河東克用復表爲澤州刺史領河陽節度使遣李  
存孝薛阿檀安休休率師三萬攻言城中食盡言納孥於

汴求救全忠遣丁會葛從周牛存節來援戰沅河聚休休不利降全忠存孝還全忠更以丁會爲河陽節度使言歸洛陽罕之保澤州數出鈔懷孟晉絳無休歲人匿保山谷出爲樵汲者罕之俘斬略盡數百里無舍煙克用遣罕之存孝攻孟方立拔磁州方立戍將馬漑兵數萬戰琉璃陂罕之禽漑敗其衆大順初汴將李讜鄧季筠攻罕之罕之告急於克用遣存孝以騎五千救之汴士呼罕之曰公倚沙陀絕大國今太原被圍葛司空入上黨不旬日沙陀無穴處矣存孝怒引兵五百薄讜營呼曰我沙陀未穴者須爾肉以飽吾軍請肥者出鬪季筠引兵決戰存孝奮稍馳

直取季筠讜夜走追至馬牢川敗之克用討王行瑜表罕之副都統檢校侍中行瑜誅封隴西郡王檢校太尉兼侍中罕之恃功多嘗私克用愛將蓋寓求一鎮寓爲請克用不許曰鷹鷂飽則去矣我懼其翻覆也光化初昭義節度使薛志勤卒罕之夜襲潞入之自稱留後報克用曰志勤死懼它盜至不俟命輒屯于潞克用遣李嗣昭先擊澤州拘罕之家屬送太原罕之攻沁州執刺史守將送款于汴全忠表罕之昭義節度使命丁會援之與嗣昭戰含口嗣昭不利葛從周取澤州嗣昭又攻罕之罕之暴得病不能嗣會代戍全忠更以罕之節度河陽三城卒于行年五十八

未幾嗣昭復取澤州以李存璋爲刺史進收懷州攻河陽  
汴將閻寶引兵至嗣昭還始儒去東都也并閔不滿百室  
言治數年人安賴之占籍至五六萬繕池壘作第署城闕  
復完全忠懼言異已乃徙節天平以韋震爲河南尹爽諸  
將無傳地者言後嗣名全義

王敬武青州人隸平盧軍爲偏校事節度使安師儒中和  
中盜發齊棣間遣敬武擊定已還即逐師儒自爲留後時  
王鐸方督諸道行營軍復京師因承制授敬武平盧節度  
使趣其兵使西及京師平進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龍紀元年卒子師範年十六自稱留後嗣領軍昭宗自以

太子少師崔安潛領節度師範拒命時棣州刺史張蟾迎  
安潛師範遣部將盧弘攻之弘與蟾連和師範以金啗之  
曰君若顧先人使不絕其祀君之惠也不然願死墳墓弘  
少之不爲備師範伏兵迎于路部將劉鄩斬弘遂攻棣州  
蟾請救於朱全忠全忠馳使諭解師範拔其城斬蟾而安  
潛不敢入師範喜儒學謹孝于法無所私舅醉殺人其家  
訴之師範厚略謝訴者不置師範曰法非我敢亂乃抵舅  
罪毋恚之師範立堂下日三四至不得見三年拜省戶外  
不敢懈以青州父母所籍每縣令至具威儀入謁令固辭  
師範遣吏挾坐拜廷中乃出或諫不可答曰吾恭先世且

示子孫不忘本也全忠已并鄆州遣兵攻師範師範下之會全忠圍鳳翔昭宗召方鎮赴難以師範附全忠命楊行密部將朱瑾攻青州且欲代爲平盧節度師範聞之哭曰吾爲國守藩君危不持可乎乃與行密連盟遣將張居厚李彥威以甲槩二百輿給爲獻者及華州先內十輿閤人覺衆擐甲謀殺全忠守將婁敬思是時崔胤方在華閉門拒戰執居厚還全忠劉鄩襲兗州入之師範亦潛兵入河南徐沂鄆等十餘州同日竝發全忠使從子友寧率軍東討是時帝還長安故全忠并魏博軍屯齊州王茂章方以兵二萬合師範弟師誨攻密州破之以張訓爲刺史進攻

沂州敗其兵還青州半舍而屯友寧方攻博昌未下全忠督戰急友寧驅民十萬負木石築山臨城中城陷屠老少投尸清水遂圍登州茂章欲啗友寧不肯救未幾城破友寧負勝攻別屯茂章度汴軍怠與師範合擊友寧於石樓斬其首傳於行密全忠怒悉軍二十萬倍道至茂章閉營伺軍懈毀壁出鬪還與諸將飲訖復戰全忠望見嘆曰吾有將如是天下不足平於是退屯臨淄茂章畏全忠乃歛軍而南使李虔裕以五百人後拒茂章解衣寐虔裕諱曰追至將軍速去茂章曰吾共決死虔裕固請茂章乃去已而追至虔裕一軍覆茂章免全忠見虔裕欲釋之瞋目大

罵而死張訓召諸將謀曰汴人至師少何以待之衆請焚城而亡訓曰不然即封府藏下縣門密引兵去汴軍見府庫完德之不追全忠留揚師厚圍青州敗師範兵於臨朐執諸將又獲其弟師克是時師範衆尚十餘萬諸將請決戰而師範以弟故乃請降全忠歸其弟假師範知節度留後事師範獻錢二十萬緡以謝軍汴將劉重霸執棣州刺史邵播得其書八百紙皆教師範戰守全忠憚而殺之葛從周圍兗州劉鄩不肯下從周以師範命招之乃盡出將士開門降從周爲辦裝使詣汴鄩但素服乘驢而往全忠賜冠帶辭曰囚請就縶不許旣見慰之飲以酒固辭全忠

笑曰取兗州量何大邪擢署都押衙在諸舊將上諸將趨入鄩一無讓全忠竒之歲餘徙師範于汴亦縞素請罪全忠見以禮表爲河陽節度使旣受唐禪友寧妻訴讎人于朝乃族師範于洛陽先是有司次第左告之故師範乃與家人宴少長列坐語使者曰死固不免予懼坑之則昭穆失序不可見先人地下酒行以次受戮者二百人

孟方立邢州人始爲澤州天井戍將稍遷游奕使中和元年昭義節度使高潯擊黃巢戰石橋不勝保華州爲裨將成鄰所殺還據潞州衆怒方立率兵攻鄰斬之自稱留後擅裂邢洛磁爲鎮治邢爲府號昭義軍潞人請監軍使吳

全勗知兵馬留後時王鐸領諸道行營都統以潞未定墨制假方立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知邢州事方立不受囚全勗以書請鐸願得儒臣守潞鐸使參謀中書舍人鄭昌圖知昭義留事欲遂爲帥僖宗自用舊宰相王徽領節度時天子在西河關雲擾方立擅地而李克用窺潞州徽度朝廷未能制乃固讓昌圖昌圖治不三月輒去方立更表李殷銳爲刺史謂潞險而人悍數賊大帥爲亂欲銷懦之乃徙治龍岡州豪桀重遷有懟言會克用爲河東節度使昭義監軍祁審誨乞師求復昭義軍克用遣賀公雅李筠安金俊三部將擊潞州爲方立所破又使李克修

攻取之殺殷銳遂并潞州表克修爲節度留後初昭義有潞邢洛磁四州至是方立自以山東三州爲昭義而朝廷亦命克脩以潞州舊軍畀之昭義有兩節自此始克脩字崇遠克用從父弟精馳射常從征伐自左營軍使擢留後進檢校司空方立倚朱全忠爲助故克用擊邢洛磁無虛歲地爲闔場人不能稼光啓二年克脩擊邢州取故鎮進攻武安方立將呂臻馬爽戰焦岡爲克脩所破斬首萬級執臻等拔武安臨洛邯鄲沙河克用以安金俊爲邢州刺史招撫之方立旬兵於王鎔鎔以兵三萬赴之克脩還後二年方立督部將奚忠信兵三萬攻遼州以金啖赫連鐸

與連和會契丹攻鐸師失期忠信三分其兵鼓而行克用  
伏兵于險忠信前軍沒旣戰大敗執忠信餘衆走脫歸者  
纔十二龍紀元年克用使李罕之李存孝擊邢攻磁洛方  
立戰琉璃陂大敗禽其二將被斧鑕徇邢壘呼曰孟公速  
降有能斬其首者假三州節度使方立力屈又屬州殘墮  
人心恐性剛急持下少恩夜自行陴兵皆倨告勞自顧不  
可復振乃還引酖自殺從弟遷素得士心衆推爲節度留  
後請援於全忠全忠方攻時溥不卽至命王虔裕以精甲  
數百赴之假道羅弘信不許乃趨間入邢州大順元年存孝  
復攻邢遷挈邢洛磁三州降劫至虔裕三百人獻之遂遷

太原表安金俊爲邢洛磁團練使以遷爲汾州刺史

贊曰以亂救亂跋扈者能之以亂不能救亂險賊者能之  
蓋救亂似霸然而似之耳故不足與共功觀王重榮寧不  
信哉破黃巢佐李克用平京師若有爲當世者俄而奮私  
隙逼天子出奔雖馘朱玫什僞襄王謂曰定王室實卑之  
也身死部將手救亂而卒于亂重榮兩得之不殺朱全忠  
而爲全忠誅絕其嗣宜矣餘皆庸奴下材無所訾責云

二王諸葛李孟列傳第一百二十二

楊時朱孫列傳一百一十三

唐書一百八十八

宋 祁 奉

敕 撰

楊行密字化源廬州合肥人少孤與羣兒戲常為旗幟戰陣狀年二十七入盜中刺史鄭瓘捕得異其貌曰而且富貴何為作賊縱之與里人田頔陶雅劉威善僖宗在蜀刺史遣通章行在日走三百里如約而還秦宗權寇廬壽間刺史募殺賊差首級為賞行密以功補隊長都將忌之俾出戍將行都將問所乏對曰我須公頭即斬之自為八營都知兵馬使刺史走淮南節度使高駢因表為廬州刺史乃以田頔為八營都將陶雅為左衝山將討定鄉盜駢將

萬曆十七年

唐書列傳一百三

三

呂用之恐行密不可制遣俞公楚以兵五千屯合肥名討黃巢而陰圖之行密擊殺公楚秦宗權遣弟度淮取舒城行密破走之時張敖據壽州許勅據滁州與行密挈戰又舒人陳儒攻刺史高瀆瀆來告難行密未能定賊吳廻李本逐瀆據其城行密虜之取舒州爲勅所奪光啓二年張敖遣將魏虔攻廬州大將李神福田頽破之楮城畢師鐸秦彥攻高駢呂用之以駢命署行密行軍司馬督其兵進援客素襲說行密曰高公耄昏妖人用權彥乃以逆除暴熾其亂公亟應必得其地行密乃檄部州裒兵而東次天長而揚州陷行密薄城而屯用之以兵屬之彥以騎兵背城

華陰合攻重榮重榮感勵士衆大戰敗之賊棄糧仗四十餘艘卽拜檢校工部尚書爲節度使會忠武監軍楊復光率陳蔡兵萬人屯武功重榮與連和擊賊將李詳於華州執以徇賊使尚讓來攻而朱溫將勁兵居前敗重榮兵於西關門於是出兵夏陽掠河中漕米數十艘重榮選兵三萬攻溫溫懼悉鑿舟沉于河遂舉同州降復光欲斬之重榮曰今招賊一切釋罪且溫武銳可用殺之不祥表爲同華節度使有詔卽副河中行營招討賜名全忠巢喪二州怒甚自將精兵數萬壁梁田重榮軍華陰復光軍渭北犄角攻之賊大敗執其將趙璋巢中流矢走重榮兵亦死耗

相當懼巢復振憂之與復光計復光曰我世與李克用共  
憂患其人忠不顧難死義如已若乞師焉事蔑不濟乃遣  
使者約連和克用使陳景斯總兵自嵐石赴河中親率師  
從之遂平巢復京師以功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封琅邪郡王累加檢校太傅中人田令孜怒重榮據鹽池  
乏饒于時巨盜甫定國用大罇諸軍無所仰而令孜爲神  
策軍使建請二池領屬鹽鐵佐軍食重榮不許奏言故事  
歲輸鹽三千乘于有司則斥所餘以贍軍天子遣使者諭  
旨不聽令孜徙重榮兗海節度使以王處存代之詔克用  
將兵援河中重榮上書劾令孜離間方鎮令孜遣邠寧

士爲黃頭軍以李神福爲左右黃頭都尉兵銳甚由溪將  
劉金策鋌必遁給曰將軍若出願自吾壘而偕鋌喜多遺  
之金許妻以女明日譟城上曰劉郎不爲爾壻鋌宵遁獲  
之鋌全忠故人也發使求之襲曰斬首送之無後慮乃歸  
鋌首于汴昭宗詔行密檢校司徒宣歙池觀察使時韓守  
威以功拜池州刺史行密表徙湖州以兵護送而李師悅  
在湖州與杭州刺史錢鏐戰不解蘇湖常潤亂甚行密雖  
得宣州而蔡儔爲孫儒所破以廬州降儒進攻行密行密  
復入揚州北結時溥扞儒全忠遣龐師古將兵十萬自潁  
度淮助行密敗於高郵行密懼退還宣州遣安仁義襲成

及取潤州自將三萬屯丹陽仁義又取常州殺錢鏐將杜稜儒亦使劉建鋒奪潤常帝以杭州爲防禦使授鏐以宣州號寧國軍授行密節度使大順二年儒屯溧水循山構壁行密遣李神福屯廣德計曰兵倍不戰當避其銳驕之乃退舍儒衆以爲怯守者懈神福夜襲走之儒將康旺取和州安景思取滁州神福擊降旺逐景思攻甯山屯破之禽儒將李弘章俄而田頌劉威爲儒所敗行密欲守銅官神福曰儒掃境以來利速戰宜堅壁老其師則我無敵矣又出輕騎絕賊糧道使前不得戰退無仰儲不亡何待於是行密以神福爲宣池都游弈使儒始乏食常熟名賊陳

可兒間儒行密之鬪竊入常州自稱制置使行密遣陶雅守潤州張訓入揚州因執楚州刺史以輕兵襲常州斬可兒孫儒圍行密宣州凡五月不解臺濛作魯陽五堰拖輕舸饋糧故行密軍不困卒破儒即表田頌守宣城長驅入揚州戰凡七年定八州生人將盡行密勞隱休息其下遂安議出鹽茗畀民輸帛幕府高勗曰瘡破之餘不可以加歛且帑貲何患不足若悉我所有易四隣所無不積日財有餘矣行密納之始選吏綏勸所部蔡儔以廬州叛附朱全忠納孫儒將張顥而倪章據舒州與儔連和行密遣李神福攻儔破其將儔堅壁不出顥超堞降行密以隸袁積

軍積請戮之行密愛其勇更置于親軍未幾儔自殺行密先塚皆爲儔發掘吏請夷發儔世墓不許表劉威爲刺史遣田頴攻歙州於是刺史裴樞有美政民愛之爲拒戰頴兵數却樞朝廷所命者食盡欲降遣行密書請還京師行密以魯卽代樞州人不肯下請陶雅代雅於諸將最寬厚以禮歸樞于朝是歲李神福拔舒州倪章亡以神福爲舒州刺史乾寧二年行密襲濠州李簡重甲絕水縋而入執刺史張璠以劉金守之進取壽州汴將劉知俊儲穀石碭將南襲張訓屯漣水遣兵浮海掩得其廩知俊戰不勝因攻漣水大敗身僅免詔拜行密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

示城下瑾之兄瓊守齊州見勢屈以州歸全忠結同姓懼全忠許之輕騎至軍全忠勞苦加禮因使招瑾瑾領精騎鬲池笑語如平生歡乃使將胡規僞送款欲得瓊躬上符節全忠不之虞瑾伏壯士橋下瓊單騎至方交語士突起掖瓊以入斬其首棄城下汴軍大震全忠恚數日乃去三年克用使其將李瑋以兵屯莘援宣爲羅弘信所破全忠大喜度宣可困遣龐師古伐宣宣逆戰敗于馬頰河師古迫其西門兵不出全忠之攻宣凡十興師四敗績宣才將皆盡益內沮度不能與全忠确則固守增堞深溝爲不可逼明年葛從周密造舟于塹師人踰而升宣出奔爲民所

縛追至執以獻全忠斬之而納其妻使師古攻兗州二月食盡瑾自出督芻粟轉掠豐沛間而子用貞及大將康懷英等舉城降瑾引麾下走沂州刺史尹懷賓不納乃趨海州刺史朱用芝以其衆與瑾奔揚行密迎之高郵解玉帶以賜表領徐州節度使昇以兵師古從周以兵七萬討行密瑾敗之清口擊殺師古而從周還師至溍水方涉瑾追及殺傷溺死幾盡瑾事行密尤盡力

孫儒河南人以橋卞橫里中隸忠武軍爲裨校與劉建鋒善黃巢亂以兵屬秦宗權爲都將光啓初宗權遣儒攻東都留守李罕之出奔儒焚宮闕屠居人河陽節度使諸葛

以衆七萬壁清口朱延壽擊從周軍敗之行密欲汴圍解乃擊師古李承嗣曰公能潛師趨清口破其衆則從周不擊而潰行密出車西門繇北門去以銳士萬二千齧雪馳迫清口不進壅淮上流灌師古軍張訓自漣水來行密使將羸兵千人爲前鋒師古易之方圍棋軍中不顧朱瑾侯瓚以百騎持汴旌幟直入師古壘舞槊而馳訓亦登岸趨其柵汴軍大囂即斬師古士死十八全忠聞之與從周皆遁走追及壽陽大破之叩溍水方涉爲瑾所乘溺死萬餘瑾徙屯安豐汴將牛全節苦鬪後軍乃得度會大雪士多凍死潁州刺史王敬堯燎薪屬道汴軍免者數千人未幾

復圍壽州七日走馬珣收散卒三百自黃州間道趨分寧絕山谷襲撫州鏐將危全諷列四壁皆萬人珣謂諸將曰為諸君擊中壁食其穀以歸乃夜擊之全諷走明日珣高會廣旗幟伐鼓循山而下連營潰旣還行密罵曰豎子不遂據其城邪光化元年秦裴取鏐崑山鎮顧全武圍之行密諸將數敗全武遂圍蘇州臺濠固守鏐自以舟師至濠食盡行密遣李簡將勲迎之敗全武兵濠得還後軍潰裴援絕全武勸其降決水灌城城壞裴乃降鏐喜具千人食以待旣至士不及百鏐曰軍寡何拒之久裴曰糧盡歸死非僕素也初成及之執行密閱其室唯圖書藥劑將辟為行

軍司馬固辭引刀欲自刺行密乃止厚禮而歸之鏐亦遣魏約等還全忠攻蔡州奉國節度使崔洪來西師明年遣朱瑾率兵萬人攻徐州屯呂梁洪遂來奔會雨霖瑾引還行密攻徐州汴將李禮壁宿州以援全忠自將次輝州行密戰不勝乃解青州將陳漢賓擁兵送款行密王綰張訓周本率兵迎之漢賓中悔綰訓入見漢賓約麾下饗我不過日中若不至可攻城漢賓釋甲聽命光州叛行密自攻之汴將朱友裕來救撤圍還全忠諭馬殷成汭雷蒲合兵攻行密汭滿猶豫汭惡殷事全忠掠其境滿來結好行密壁黃鄂間杜洪寘鳩于酒于并棄城去行密知不入全忠

又遣使者督殷泐滿連兵解圍行密還詔加檢校太尉兼侍中天復元年傳言盜殺錢鏐李神福急攻臨安顧全武列八壁相望神福伏兵青山僞若引去謀奔告全武悉衆躡之神福返鬪與伏夾攻斬首五千級執全武明日遂圍臨安鏐將秦昶以步兵三千降神福乃令軍中護鏐先墓禁樵采鏐遣使者厚謝神福以鏐不死臨安未可下納犒而還明年大將劉存率兵二萬戰艦七百伐湖南殷伏軍長磧洲以樓艦據上流乘風颺沙彊弩射之存軍殲行密歸顧全武於鏐鏐亦釋秦裴以報帝在鳳翔以左金吾大將軍李儼爲江淮宣諭使授行密東面諸道行營都統檢

校太尉守中書令封吳王承制封拜且告難時已削奪全忠封爵詔西川河東忠義幽州保大橫海義武大同八道攻之詔朱瑾爲平盧節度使繇海州取青齊馮弘鐸爲感化節度使出漣水攻徐宿使朱延壽圍蔡州田頔捍錢鏐行密討杜洪馬殷以分全忠勢行密乃以李神福爲鄂岳招討使劉存副之遣泐業攻馬殷杜洪戰屢敗嬰城請救於全忠全忠使韓勅率步兵萬人屯澗口荆南節度使成汭亦悉衆救洪神福逆戰敗之汭溺死勅引衆走泐業屯平江爲三壁殷將許德勳以銳卒號定南刀夜襲業擊三壁皆破禽業掠上高唐年而去是時杜洪困甚且禽會田

頽安仁義絕行密行密召神福存還計事洪復振頽之敗更以臺濠爲宣州觀察使復遣神福存攻鄂州順義軍使汪武與頽連和歙州刺史陶雅攻鍾傳兵過武所迎謁縛武於軍無錫當浙衝行密使票將張可悰守之鏐勁兵三十夜襲城可悰以百騎擊走之吏皆賀答曰未也方勞諸軍一戰乃蔽火歛旗以須覘者以告鏐兵復至可悰大破之臺濠卒行密以子渥爲宣州觀察使天祐二年王彥章李德誠拔潤州殺安仁義以王茂章爲潤州團練使聶彥章等卒舟師復伐殷攻岳州許德勳詹佶以舟千二百柁入蛤子湖瑋山之南爲水龍鎖舟夜徙三百舸斷楊林岸

彥章入荆江將趨江陵佶躡之德勳以梅花海鷗迅舸進斷木龍舟蔽江車弩亂發執彥章溺死萬人殷釋彥章還德勳謂曰爲我謝吳王僕等數人在湖湘不可冀也行密寬易善遇下能得士死力每宴使人負劍侍陳人張洪因以劍擊行密不中近將李友禽斬之佗日侍劍如故行密蚤出有盜斷馬鞅不之問以故人人懷恩始乘孫儒亂府庫殫空能約已省費不三年而軍富雄嘗過楚州臺濠盛供帳待之行密一夕去遺衣臥內皆經補浣濠還之行密曰吾興細微不敢忘本君笑我邪濠大慙登城見王茂章營第曰天下未定而茂章居寢鬱然渠肯爲我忘身乎茂

章遽毀損方帝困鳳翔再遣使督兵以爲行密可亢全忠者然兵至宿州絕言糧盡乃還全忠脅帝東遷行密恥憤被病全忠亦知天子倚行密爲重乃弑帝以絕人望行密聞之發喪不視事三日因是病篤召將吏付家事問嗣於其佐周隱對曰宣州司徒易而信讒唯淫酗是好不可以嗣不如擇賢者時劉威以宿將有威名隱意屬威行密不答因以王茂章代渥使亟還行密召所親嚴求曰我使周隱召吾兒而不至奈何求往見隱召檄仍在几始渥守宣州押牙徐溫王令謀約渥曰王且疾而君出外此殆姦人計他日有召非我二人勿應也及是二人以符召渥渥至

行密承制授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淮南節度使留後行密諗渥曰左衙都將張顥王茂章李遇皆怙亂不得爲兒除之卒年五十四遺令穀葛爲衣桐瓦爲棺夜葬山谷人不知所在諸將謚曰武忠張顥議歸都統印於宣諭使李儼行節度事諸將畏顥無敢對渥流涕騎軍都尉李濤曰都統印先帝所以賜王父子安得授人諸將唯唯顥投袂去乃共請於儼承制授渥兼侍中淮南節度副大使東面諸道行營都統封弘農郡王渥好騎射初與許玄膺爲刎頸交及嗣位事皆決之諸將莫敢忤渥求王茂章親兵不得及去宣輦帷帶以行茂章嫚罵不與踰年遣兵

五千襲之茂章奔杭州秦裴執鍾匡時渥授以江西制置使朱思勅范師從陳鏞以兵戍洪州渥爲張顥所制二人者渥腹心也顥脅以爲有異謀遣陳祐疾馳懷短兵微服入秦裴帳中裴大驚命飲召三將入皆色動酒行祐數其罪皆斬之渥召周隱曰君嘗以孤爲不可嗣何也隱不對遂殺之

贊曰行密興賤微及得志仁恕善御衆治身節儉無大過失可謂賢矣然所據淮楚士氣剽而不剛行密無霸材不能提兵爲四方倡以興王室孰視朱温劫天子而東謀窮意阻憤死牖下可爲長太息矣

時溥徐州彭城人爲州牙將黃巢亂京師節度使支詳遣溥與陳璠率兵五千西討次河陰軍亂剽居人溥招戢其衆引還屯境上疑不敢歸詳以牛酒犒士約悉贊其罪軍乃入共推溥爲留後遂詳客館溥厚具貲裝遣璠護還京師夜駐七里亭璠擅殺詳屠其家溥怒署璠宿州刺史俄殺之別遣將引銳兵三千入關僖宗因以武寧節度命之巢敗東走圍陳州營澉水秦宗權方據淮西相聯絡溥地介於賊乃悉師討之軍鋒甚盛連戰輒克授東面兵馬都統遂合許堯鄆兵逐尚讓於太康斬首數萬級讓以所部萬人降溥遣將李師悅等追尾巢至萊蕪大破之諸將爭

得巢首而林言斬之持歸溥以獻天子故破賊溥功第一  
加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檢校太尉兼中書令  
鉅鹿郡王宗權阻兵拜溥蔡州行營兵馬都統賊平與朱  
全忠爭功嫌恚日構孫儒方與楊行密爭揚州詔全忠爲  
淮南節度使平其亂溥自以先起功名顯朝廷位都統顧  
不得而全忠得之頗悵恨全忠使司馬李璠郭言等東兵  
道宿州遺溥書請假道溥辭不可間其情以兵襲之言戰  
甚力解而還全忠怨自是連歲略徐泗師不弛甲全忠自  
將及其郊未得志引去溥窮乞師於李克用克用爲攻碭  
山朱友裕救之各亡其大將友裕進攻宿州不能拔時大

順元年也明年丁會築堤闕汴水灌宿郭三月拔之使劉  
瓚守而溥將劉知俊引兵二千降全忠軍益不振民失田  
作又大水荐飢死喪十七以上乃請和於全忠全忠約徙  
地而罷兵昭宗以宰相劉崇望代之授溥太子太師溥慮  
去徐且見殺惶惑不受命諭軍中固留有詔聽可泗州刺  
史張諫聞溥已代即上書請隸全忠納質子焉溥旣復留  
諫大懼全忠爲表徙鄭州刺史諫畏兩怨集已乃奔楊行  
密行密以諫爲楚州刺史并其民徙之以兵屯泗朱友裕  
率軍攻溥嬰城不出有詔全忠曰軍行非吉日故師無功  
全忠遣參謀徐璠至軍責諭友裕答曰溥困且破乃徇妖

辭士心慄矣焚其書督餽饋急攻之溥將徐汶出降溥求  
救於朱瑾全忠自以兵屯曹將去留精騎數千授霍存曰  
事急可倍道趨之瑾兵二萬與溥合攻友裕存引兵疾戰  
瑾溥還壁明日復戰霍存敗死之進逼友裕友裕堅營不  
出瑾食盡還兗州全忠使龐師古代友裕溥分兵固保石  
佛山師古攻拔之自是完壘不戰王重師牛存節等梯其  
堞以入溥徙金玉與妻子登燕子樓自焚死實景福二年  
全忠遂有其地私置守焉

朱宣宋州下邑人父以豪猾聞里中坐鬻鹽抵死宣亡命  
去青州爲王敬武牙軍黃巢之亂敬武遣將曹存實率兵

西入關而宣爲軍候道鄆州是時節度使薛崇拒王仙芝  
戰死其將崔君裕攝州事存實揣知兵寡襲殺之據其地  
遂稱留後以宣功多署濮州刺史留惣帳下兵中和初魏  
博韓簡東窺曹鄆引兵濟河存實迎戰死于陣宣收殘卒  
嬰城簡圍之六月不能拔引兵去僖宗嘉其守拜宣天下  
節度使累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宣有衆三萬弟瑾勇冠  
三軍陰有爭天下心瑾嗜殘殺光啓中求婚於兗州節度  
使齊克讓託親迎載兵竊發逐克讓據府自稱留後天子  
即授以帥節兄弟雄張山東時秦宗權悉兵攻朱全忠便  
秦賢列三十六壁自將督戰全忠大恐求救于宣宣與瑾

身率師往擊宗權宗權敗走全忠厚德宣兄事之情好篤  
密而內忌其雄且所據皆勁兵地欲造怨乃圖之即聲言  
宣納汴亡命移書詆讓宣以新有恩於全忠故答檄恚望  
全忠由是顯結其隙使朱珍先攻瑾取曹州壁乘氏宣救  
曹不克奔還范珍圍濮州宣使弟宰救濮全忠自將擊宰  
斬之拔濮州朱裕奔歸鄆使珍薄鄆挑戰宣不出裕爲書  
紿降導珍入信之夜以兵數千傅城裕開門軍入縣門發  
死者數千縱礮石擊未入者殺裨將百餘人復取曹以郭  
訶爲刺史大將郭銖斬訶奔全忠瑾謀悉兵襲汴全忠乃  
自攻瑾瑾以兵掠單父與全忠將丁會轉戰不勝去景福  
初復伐宣令從子友裕先驅自繼之次衛南宣以輕兵夜  
掩友裕軍走之據其營全忠未知運糧以入乃覺走瓠河  
與友裕相失距濮十五里吉明日友裕乃至宣留濮州全  
忠令友裕馳壯騎謀鄆虛實身將而北會宣引還縱兵戰  
全忠南走絕塹去幾不脫大將多死乃謀持久激極取宣  
歲一再暴其鄙奪之食俘其工織廬有存者宣令賀瓌守  
濮州爲友裕所攻委城走友裕進擊徐州時溥求援於宣  
戰不勝而還溥遂亡全忠即遣龐師古攻齊州宣瑾皆戍  
以兵久不下乾寧元年全忠身往薄清河結壘宣瑾三分  
其兵出擊之全忠迎戰東阿南風急汴軍居下甚懼俄而

風返全忠得縱火焚其旁燔薰漲天宣等大北是夏全忠  
壁曹州南宣薄戰禽其將三人全忠還明年使朱友恭擊  
兗州瑾堅壁乃塹而守宣饑瑾友恭奪其糧全忠自軍單  
父會宣求救于李克用友恭退壁曹南數月全忠自伐宣  
刈其麥敗克用將李承嗣等乃還宣追之大鈔曹州其秋  
全忠復功鄆壁梁山宣克用挑戰全忠設伏破之斬首數  
千級引而南克用躡全忠後至柏和大寒全忠軍多死不  
閱月復圍兗州因略地龔丘賀瓌以奇兵擊全忠輜重不  
及戰鉅野東瓌大敗見禽師無子餘軍道人陂風暴起全  
忠曰豈殺人有遺邪乃搜軍中復斬數千人風亦止執瓌

示城下瑾之兄瓊守齊州見勢屈以州歸全忠結同姓懽  
全忠許之輕騎至軍全忠勞苦加禮因使招瑾瑾領精騎  
鬲池笑語如平生歡乃使將胡規偽送款欲得瓊躬上符  
節全忠不之虞瑾伏壯士橋下瓊單騎至方交語士突起  
掖瓊以入斬其首棄城下汴軍大震全忠恚數日乃去三  
年克用使其將李瑋以兵屯萃援宣爲羅弘信所破全忠  
大喜度宣可困遣龐師古伐宣宣逆戰敗于馬頰河師古  
迫其西門兵不出全忠之攻宣凡十興師四敗績宣才將  
皆盡益內沮度不能與全忠确則固守增堞深溝爲不可  
逼明年葛從周密造舟于塹師人踰而升宣出奔爲民所

縛追至執以獻全忠斬之而納其妻使師古攻兗州二月食盡瑾自出督芻粟轉掠豐沛間而子用貞及大將康懷英等舉城降瑾引麾下走沂州刺史尹懷賓不納乃趨海州刺史朱用芝以其衆與瑾奔楊行密行密行之高郵解玉帶以賜表領徐州節度使昇以兵師古從周以兵七萬討行密瑾敗之清口擊殺師古而從周還師至渾水方涉瑾追及殺傷溺死幾盡瑾事行密尤盡力

孫儒河南河南人以趨卞橫里中隸忠武軍爲裨校與劉建鋒善黃巢亂以兵屬秦宗權爲都將光啓初宗權遣儒攻東都留守李罕之出奔儒焚宮闕屠居人河陽節度使諸葛

爽與儒戰洛水爽敗儒亦東圍鄭州朱全忠屯中牟救之不敢前儒衆夜登城刺史李璠走儒進拔河橋遂取河陽留後諸葛仲方出奔全忠壁河陰儒掠汴鄆全忠兵卻屯胙城東南列僞旗鼓疑之儒乃還會全忠與宗權戰宗權敗走儒聞殺孟人流尸於河焚井邑乃去宗權又遣儒鈔淮南乘高駢之亂儒留濠州會楊行密得揚州宗權使弟宗衡爭淮南以儒爲副建鋒爲前鋒儒常曰丈夫不能苦戰萬里賞罰繇已柰何居人下生不能富貴死得廟食乎未幾汴兵攻蔡宗權召之儒稱疾不往宗衡督之即大會帳下酒酣斬宗衡并其衆與建鋒許德勳等盟有騎七千

因略定傍州不淹旬兵數萬號土團白條軍文德元年破揚州自爲淮南節度使與時溥連和初全忠嘗以書招儒故又納款於汴且送宗衡秦彥畢師鐸首全忠藉以聞昭宗授儒檢校司空全忠署爲招討副使龍紀初悉兵攻宣州行密取淮南儒還行密走始得潤常蘇三州兵益彊使建鋒守潤常全忠約行密圍之儒謀定江南乃北爭天下畏全忠擣虛乃遣人卑辭厚賄全忠薦於朝詔授淮南節度使大順元年行密取潤州以安仁義守之常州以李友守之儒怒三分其軍度江建鋒復拔常潤仁義走全忠遣將龐從等軍十萬奄至高郵儒悉師禦之故仁義間取潤

州劉威田頔等敗建鋒於武進取常州杭州錢鏐將沈粲自蘇州奔儒行密諸將在潤常者皆爲建鋒所逐仁義頔棄潤州走明年儒引兵自京口轉戰召建鋒皆行行密諸將屯險者聞儒至皆走頔威等合兵三萬邀儒黃池儒遣馬殷擊走之儒營廣德乘勝至東溪淮人大恐行密遣臺濠屯西溪自引軍逆戰儒軍圍之數重黑雲將李簡以騎馳之行密乃免儒遂圍宣州行密乞師於錢鏐會溪潦暴湧廣德黃池諸壁皆沒儒分兵取和滁二州其秋儒焚揚州引而西傳檄遠近號五十萬旌旗相屬數百里所過燒廬舍殺老弱以給軍行密懼將遁去戴規曰儒軍數敗今

掃地而至決死於我若吾遣降者間至揚州撫刷衣食使  
儒軍聞其家尚完人人思歸不戰可禽也行密乃遣親將  
入揚州取儒營糧數十萬斛以稟飢民儒屯廣德陶雅以  
騎軍破儒前鋒屯嚴公臺十二月顏威與儒決戰皆大敗  
儒連屯稍西行密使陶雅屯潤州扼其歸路景福元年儒  
復圍宣州屯陵陽行密戰不利謀出奔時劉威方繫獄且  
死行密窮更召問計對曰儒焚倉隕壘以來糧盡將爲我  
禽若勁兵背城坐制其困李神福亦請據險邀儒糧行密  
乃分兵攻廣德壁而絕饑道軍適大疫儒病疴遣建鋒殷  
鈔諸縣行密知城下兵寡乃晨出率仁義顏背城決戰破  
五十壁會暴澍且冥儒軍大敗儒病甚服弁不能興顏執  
儒獻行密諸將皆降儒就刑于市見劉威曰中君之謀儒  
嘗引鑑搔首曰此頭不久當入京師至是傳首闕下建鋒  
殷哭之相語曰公常有志廟食吾等有土當廟以報德及  
殷據湖南表儒贈司徒樂安郡王立廟以祀

楊時朱孫列傳第一百一十三

河津米海防集卷一百二十三

河津米海防集卷一百二十三

河津米海防集卷一百二十三

河津米海防集卷一百二十三

河津米海防集卷一百二十三

河津米海防集卷一百二十三

